

輕論放似乎顛倒也其連日受刑事上下非不知也而欲窮竟者非私怒於此人也雖云無事證可疑應龍之事非當今謀議也若舍憤未吐只發言於李胤光則何有事證乎且有違端卿等啓意當矣大抵人君遇災變欲咎天譴而不道者幸免無罪者枉被則失刑莫大其可謂咎天譴乎今此應龍之獄不得已窮竟耳卿等與臺諫詳辨推之○乙亥傳曰自反正後屢因旱災欲做成湯桑林之責宋仁宗太一之事而親禱于宗廟社稷議于大臣固非一再而議意不一未果行焉其時大臣等以為不可行手其令注書廣考日記而書啓○御夕講○政院考壬申年大臣等議親行祈雨當否事書啓大槩則親祀禱雨 祖宗朝所無之事若禱而不雨恐絕後望故不果為也傳曰知道○傳曰禮曹公事云對馬島特送入盛重其事無名不可許行令宣慰使諭其意還入送事行移何如是言果當然此乃關於待夷不可容易處其令禮曹報政府可也○以金安老爲兼藝文館提學李英符爲司憲府掌令○丙子傳曰對馬島特送入盛重出來無名故已令還送矣若不肯還而今以誠心出來云則不可強拒強拒則不無憤心何以處之其令大臣及禮官議于慕華館查對處○御夕講○太白見於已地○日暈○丁

丑遣崔漢洪表賀聖節○禮曹佐節李順曾以三公及其堂上意啟曰
 勿遣特送約條已定故該曹則不得已依約條勿許接待矣然若一切
 嚴辭固拒強令還送則果生怨懟之心 上教允當但以宣慰使蘇世
 良書狀考之則特送接待乃約外事不可與行之意曾已開說而又云
 國王使臣本月初七日發程云據此商量則盛重必有所為而來必無
 只聽宣慰使之言而容易還歸之理且國王使臣今盛重姑留浦所身
 先上來強請設計不無也抑又料之國王使臣必欲一時率來而宣慰
 使牢執不許則使臣必曰特送若不許上京則吾亦不得上歸云而臨
 發停行如是則宣慰使亦應具由馳啟矣待其書狀回報而方許接待
 似當傳曰知道○日暈○己卯日暈○咸鏡道甲山府下霜○庚辰
 聽啟復 命減全州囚延同死 李終與延同之父相聞歐 ○傳曰近見
 日氣了無雨徵屢禱無效禱而得雨雖未可必然恐祈雨執事等不以
 誠心祈之也不無雜差之弊自今須加擇差使之盡誠祈禱可也且曾
 欲避殿減膳而景福宮東宮時未修理 大妃殿必累月未還御問安
 行幸雖未能數數為之亦不可廢避殿則不能為故未果耳○日暈兩
 耳已持太白見於午地○甲山府霜○辛巳憲府啟曰江原道御史所

捉鐵原旌善平昌三邑所犯甚重請皆罷職傳曰依啓○舍人金麟孫以堂上意啓曰臣等聞今十五日還御景福宮時中宮殿則道由大路而大妃殿則命從書雲觀峴路若常時問安于大妃殿則或從其路矣此乃禮行百官當隨駕而亦有侍臣節次請由正路傳曰雖問安時何必由經路耶大臣之言至當依啓爲之○以李沆爲議政府左叅贊余碗爲慶尚道觀察使徐厚爲承政院右副承旨韓效元爲知中樞府事金安老爲僉知中樞府事○甲山府霜○黃海道瓮津康翎等縣地震○日暈○壬午傳曰近觀日候略無雨徵庭草盡枯以此觀之禾穀之枯可知予甚悶焉今雖五月乃古之六月而旱虐如此安可望其西成乎禮文云災迫則不十日不可不速禱外方則遠近相殊故祈雨之祭不可一時舉行矣京中各處祀典所在山川遣官祈禱而社稷宗廟則特遣大臣依慈殿未寧時祈禱例爲之其令該曹急速擇日且令擇差諸執事○癸未平安道節度使李之芳敬差官李光等圖上間延茂昌形勢下其圖而傳曰此本常置政院議邊事時出示之又令畫負模寫一通入內可也○日暈○甲申上移御于景福宮○憲府啓曰慶尚道御史所捉丹城山陰河陽三邑現摘之事甚重請罷職且山

縣監依憑軍籍允逃亡物故人當受刑問一次者則贖徵木絲十匹或十二匹云此事非但厥邑爲然他邑他道皆然故本府風聞其事方將行移推問之際適有此現甚可駭愕宜即遣京官推問而近日使命紛擾請令其道都事囚禁推考且戶曹務劇之地正郎南世煥不堪其任請遞鐵原府使禹允功平昌郡守辛熙貞前爲守令時皆有不謹之事請並遞之傳曰丹城等官守令事皆依啓但山陰縣監之事至爲猥濫其即下書于監司囚禁推考如此之事他道恐未知之其以是意下書于八道使之檢察南世煥踐歷已以其不得爲戶曹正郎乎禹允功前日法司啓請准期不叙還除外任云今已准期歟當問于吏曹而後發落辛熙貞事平昌前郡守以不法見罷其百姓必望其賢於前官者矣然近來守令多遘故吏曹無必注擬人而如此爲之遣之何妨○乙酉宣慰使蘇世良狀啓曰臣在釜山浦乃於日本使臣處對馬島特送盛重不可違約接待事反覆開論則盛重自稱有功頗發怒色非徒不肯聽從使臣亦云若不許與特送偕行予亦不歸臨發停行臣謂使臣吾則只受宣慰使臣之命特送不可違約接待况一時率歸乎且特送事邊將報觀察使觀察使報該曹該曹因此轉達于上朝廷自有處置矣

使臣云然則當於中路待命鼓行已到星州傳曰以約條則不可待特
送然使臣亦欲率來停行待命云前者大臣議以為不得已則可接待
其即招禮曹郎官授此書狀斯速回啟令特送與使臣一時上來可也
○禮曹啟曰國王使臣到京後想必懇請許待特送之事姑待使臣上
京後觀勢處置似當請收議施行傳曰該司則當如是堅守約條矣然
不得已終當許待其遣史官收議于三公曰禮曹所啟如此但今西北
不可謂之無慮而倭奴亦有缺望者則不可其何以善處○憲府啟曰
利城縣監趙錫圭所犯皆重請罷且咸鏡道御史趙琛利城村民遮路
陳訴之言所當書啟然百姓所言不可取信與觀察使私相問答之言
不當啟達私見鐘城府使金瑚皆是不可為之事殊失御史之體請
推復命時利城居民願留縣監趙錫圭事及見監司將錫圭事問答喬桐人
之語與私見鐘城府使金瑚聞被繫野人養獄之弊書啟故有是啟
吏事至為駭愕請遣京官推之且今旱災近古所無當修舉荒政之
時不暇及他事而以軍籍事外方方推閱逃亡物故人刑訊之下怨
讟不少請亟停之臺諫又啟南世煥禹允功辛熙貞請適事傳曰利城
縣監罷職事知道喬桐人吏事至為痛心遣朝官推之可也且今者早
氣太甚予之憂勤惕慮無所不至允有弊之事皆欲停之軍籍事亦可停

寢但時方磨鍊而遽即停之則後之更爲弊亦大矣當問于該司後言
之南世煥從仕已以禹允功辛熙貞前雖被論不可動輒駁之也○南
袞議大抵待遠人務令懷柔不可一於嚴而使彼失望然國家於對馬
島條約已定若務悅其心而先自毀之則其他無厭之求難以應之去
年盛重之來以擒獻賊倭為辭故雖違約條特許與使臣俱來猶之可
也今則無一藉口之事而居然出來求欲上京彼之狡計難測無乃以
此欲試我國家之輕重乎且盛重留彼浦所而使臣先自發程彼亦自
知違約之不可而不敢強請也姑令宣慰使以中路不可留連之意反
覆開諭而趣之行待其上來親自懇請然後許之一以示堅守約條之
意一以施望外之思使彼莫測似為得體李惟清權鉤議同○辰時太
白見於巳地○丙戌兵曹啓曰近來旱勢太甚今若四五日不雨將為
大歉雖小小之事亦當停寢矣但軍籍始於初春允逃亡物故人幾
畢推閱將成草案今若停之則無乃有後弊乎請更議處之傳曰軍籍
事臺諫請停者非謂終不為也欲祛民弊而救旱灾耳兵曹之請收議
者重其事也其於明日大臣會處議之○御書講○臺諫啓南世煥禹
允功辛熙貞事不從○司憲府大司憲金克幅等上疏曰臣等伏見前

月京師大雨雹摧擊之餘物無不傷又於近日諸道所啓地震兩雹震
入霜降之變間見疊出災沴之甚振古所無加以旱乾酷烈川澤俱
竭麥不就實苗不能長枯槁已盡望缺西成萬姓魚喁罔知天之降災
至於此極 殿下惕慮憂勤不遑定處上自 宗廟社稷下至名山大
川無不祈禱半壁既卒而天聽愈邈臣等不知 殿下應天之實未盡
其道耶大臣經綸贊化未得其方耶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苟
能君臣交修各盡其道則災可以為祥亂可以為治矣天地安有不應
神祇安有不感乎務不在此而徒區區於緒餘以捐牲奠幣宥罪縱囚
為急臣等未知其當也古人有言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善
夫莠穀不可以並生善惡不可以同處理勢然也正道行則和氣流而
戾氣消邪道行則戾氣騰而和氣滅國家之所以治亂興亡罔不在此
豈不深可懼哉昔大禹出見罪人雖涕泣矜憐而未聞釋有罪成湯遇
災兢惕禱于桑林而不外于責躬蓋哀矜之辟非懲惡勸善之道姑息
之仁非長治久安之謀是故大舜去四凶而不疑周公罪三叔而不赦
所以然者公議之所在雖君上不可以私撓故也頃聞大臣等以放輕
繫振沉滯為應天弭災之務至於係關國家之罪尚欲分辨輕重請釋

其技葉之流臣等不知召災之源其在於斯乎其所以召之者不在於此則其所弭之者豈苟為如此乎況其時罷斥之輩兼持愧憤兩挾悔猜不知覺悟動心顧望以伺釁隙者多矣如或隄防一決勢及滔天其所謂技葉者必反為基禍之根本當此之時未審 殿下何以處之大臣雖欲自悔以救其禍其可及乎大臣身居燮理之地目覩前日之事既不能贊揚 聖德務盡弭災之實又無深識遠慮欲開邪正雜糅之端若非睿謀堅定以杜其漸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自有是議在朝之人罔不疑貳有識之士皆懷隱憂臣等未知大臣之意也大抵人主當幾微之際值變亂之臻堅定不貳執信貫誠斯以悠久則應天之實固在於我天之應我豈有差乎伏願 殿下以古昔聖王責躬之實為應災之本毋苟飾虛文母區區小仁克厥宅心以定人心傳曰今觀上疏所言至當近來災變非特疊見旱災尤甚西成望絕予心憂慮罔知攸措是予失德之致民生有何辜乎大抵遇災異放輕繫振沉滯古有其事然有罪者幸免則是拂於天心非應災之事也且罪關國家者何必辨其輕重乎大臣前日果有比言予意亦以為未便故已言之矣但大臣一言係於輕重豈無懷隱憂者亦豈無窺伺者乎然予之心堅定則自

無此弊矣○傳曰守令窺避者准期不叙還除外任之法載於大典
守令有三年六年箇滿者矣若所授之邑殘弊則百端窺避或一年半
年而棄采者非不知還除外任而乃放如是者希望其後得好邑則其
計鄙矣近來有司之用法予不知也予意以為不以適來之期為準必
計六年三年之期則何如明日政府會闕庭時並議之○傳于三公曰
近觀日氣旱灾太甚予以否德庶政庶事所失必多其致灾變宜矣昔
宋景一言熒惑退於三舍予雖憂慮於方寸之中誠不足以感天心故
旱灾如是若過數日西成不可望也祈雨之事雖是末節自古行之或
例祭或別祭無所不盡然誠亦未盡故如是耳去壬申年六月旱甚予
問大臣曰欲做故事親行祈雨祭於宗社其時大臣曰若親祭而不
雨恐絕後望云雖祭而不雨何妨宗廟社稷雖不可並行親禱于一
處何如頃者慈殿欲使予先還于此宮慈殿則隨後還宮予欲一
時奉還議于大臣則曰當依慈旨云故予先還宮然予心反覆思之
甚爲未安欲即問安而慈旨曰日氣甚熱不可煩數問安強使止之
今姑停之但慈殿久不還宮則定省必曠非徒予心未安豈合於物
情乎予以未還宮之前累陳其不可不亟還宮之意還宮之後更力請

之而猶未蒙俞允觀 慈旨必於秋深後乃欲還宮頻數問安於人君

動止為難而不數問安亦失定省之禮予亦當更陳諫矣政府亦以速

為還宮之意陳達于 慈殿乃合於事體也其因扈駕問安于 慈殿

遂陳其意何如○傳曰問于政府兵曹知邊事宰相等處平安道節度使李之芳前後

啓本問延茂昌之事勢雖如此難以驅逐之意前已盡論矣然朝廷觀

其啓本則必議驅逐之舉今年諸道旱災已甚亦有霜隕之處陰盛陽

微甚可畏焉古人云陰盛則夷狄侵中國前者任張哈以莽哈之事甚

怨我國已殺歸順之夷北方之邊釁不日而發南方時無邊患日本之

求今年若不聽則連年失望不無其患今若驅逐西夷則我國難支三

面之侵非特此也以內修外攘計之朝廷之事豈謂盡修乎人心亦豈謂

大定乎此事雖舉於堅冰之時若預為之備則平安一道之民甚為缺

望兵使啓本亦觀其民情其言不一驅逐之事雖云不得已後月防禦

之事亦重况如軍籍不可中止而臺論尚欲停之以救旱災其可舉兵

致討以開後日之邊患乎時未知朝議之何如若一定則後難改之故

云耳○丁亥 御朝講○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等

議啓曰避殿減膳雖似文具此等事昨教下為之無妨且定省不可以

曠雖當避殿之時問安行幸亦可為也但以事故言之日本國使臣近

將到京前例二次接待雖不可為然一次不可不接待也避殿一月之

間而復殿接待必亦似煩數請勿避殿且殷之成湯有桑林之責宋之

仁宗有太一之禱自上欲以至誠躬親禱兩實是美事但我先王

所不為而古之帝王亦不多行且成湯之得應於天豈在親祀能以至

誠責躬故也今之親禱自下難可請行也且近日與慈殿異處久曠

定省之意誠為未安大內之事未知有何故而然也上意如此則臣

等於扈從問安之日當啓宜即還御之意且近來為守令者所除之邑

若不稱意便托故窺避宜有以懲戒之矣然自前計其未滿之月數此

法行用久矣但還授外任之時銓曹當授之以如初除之邑若授好邑

是墜其術中矣軍籍事以旱災見之掃除他事惟當以救荒為事然今

若停之則數三月之間不可復作其筆墨及所收雜物必散亡無餘不

特此也今方推闡逃亡物故而刑訊者今而畢之則猶可也後若復為

則其刑訊復如初民弊不貲事且垂成不可停也權鈞獨啓曰臣於朝

經筵啓以當停軍籍之意今不可苟從他議故不復啓之耳傳曰旱災

太甚故欲避殿且欲親禱而今日已行祭祈雨祭不欲瀆故斟酌為之

且雖避殿問安行幸果可為也然有日本使臣接待之事當加大臣所
啓也且 慈殿移御事外間之人必以為何以 大殿還御而慈殿獨
不還御乎云爾當後日問安之時啓之可也且守今准期事果當用以
行之法也軍籍事今若罷而復為則慮有民弊然臺諫亦計民弊而請
停宜停數三月其所收雜物令儲之以待若何南袞等又啓曰今若停
之則數三月之間不可復為其所收雜物亦多無名初非國家所知雖
令封儲不散必不奉行矣宜畢成籍也傳曰知道領中樞府事鄭光弼
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戶曹判書高荊山兵曹判書
洪淑判尹韓亨兪左叅贊李荇右叅贊李沆及知邊事宰相金錫摺等
議啓曰臣等見啓本及備忘記前亦累聞 上教當內修而外攘也今
未內修而先舉外攘之方果不可也見李之芳啓本云輕蔑我國言辭
不遜如此而不為處置則是示其弱也今年凶歉不可大舉姑依李誠
彥上疏趙明干等三十八家分三道逐之則必大獲捷矣如此而招其
群魁語之曰汝等以居不還則當以次盡逐云爾則彼必戰退矣若不
戰退則後日大舉可以執此為辭近來我國久不用兵今雖大舉將率
之輯和未可必也姑先試其一隅則用功少而國威有所立矣傳曰邊

功當謀於眾不可獨斷彼處之事予亦不知其何如今見李茂所上圖
形彼人耕作於我境恐其滋蔓所當驅逐然李誠彥上疏欲用五千之
兵難以卒辦且舉單小之軍而或有不利則必損國威且若定某時驅
逐云爾則彼道百姓以為今當凶荒之歲何以舉此大事也况措置諸
事必致使命頻數不可輕舉當隨後更議舉事也光弼又獨啓曰李誠
彥在朝時臣與之議有難之之辭今誠彥到彼必有所見故上疏矣自
江界越邊至義州皆來居云滋蔓則後難圖也雖不可大舉今若先逐
三十八家則意者今後無復有來居者矣雖非大舉亦豈至用孤軍取
敗乎南褒等又啓曰臣等聞 上教至當然允事退托而為之不果則
遂至於遷延矣自前日如來居于今七年而不為驅逐故今至二千餘
戶今若不逐後則恐無下手處也今逐三十八家則不至多用兵馬而
國成立矣傳曰雖三十八家豈能盡擒若有逃避者後必作耗矣三衛
野人亦恐致怨於我也雖曰邊將可以逐之如 成宗朝許混之要功
生事則大不可也當待豐稔而舉事又傳曰允議得若曾議之時則可
同辭而啓也於各處收議則不必同也 成宗朝遣史官收議之時不
使見他人之議者欲見其各人之意也今則於經筵以為可而退則或

以為不可今日右議政於經筵以為軍籍當姑停云故不參於賓廳議
 得此甚是也今之間延茂昌驅逐事於經筵以為不可而於議得以為
 當然者是乃弊風故言之耳○臺諫啓南世煥禹允功辛熙貞事憲府
 又啓平安道御史所起江界所犯甚重當罷職傳曰江界事知道餘不
 允○戊子下遼東移咨于政院曰正朝管押使下人等多不辭朝故中
 朝以朝鮮稱禮義之邦而一行之人如此不可不使朝鮮知之至於
 移咨予甚驚懼前者只以其事推使及通事而負數不少故不之采罪
 若以曾已定罪奏聞則近於欺罔所不敢為今當更推使及通事輩但
 其罪律何以則可乎所答咨文承文院自當為之然此非小事其即招
 政府堂上問之且通事等若聞中朝來咨以責其失禮則恐被重罪或
 有逃躲者其令禁府急速拿囚可也○傳曰今觀平安監司尹金孫書狀
 旱乾之甚倍於他道蝗災亦發予甚憂慮其令戶曹八道救荒節目磨
 鍊以啓○御書講○政府堂上詰賓廳傳曰今觀遼東移咨至為驚懼
 今者中朝不以小邦人失禮之事為微瑣而至於移咨論之乃所以重
 我禮義之邦豈不夷乎禮部招我國通事等只詰責而已猶為驚懼
 况奏聞治罪序班遂公遼東移咨乎此乃大事前者通事等雖已罪之

人數頗多不能重論今若加罪通事則使臣亦當罪之必須廣考前例處置得宜然後中朝尤知為禮義之國也予常以為于於事大之事則雖小事必當敬謹如文書方物被虜唐人刷還等事雖為例事莫不慎察之意有司皆知焉但其赴京後之事在於使臣及檢察官收須極擇差事屢論銓曹而使則例以未行者遣之檢察官則拘於監察故多以新進未踐歷者差送質正官亦以秩卑者送之故雖欲檢下名望不著下人犯法者多甚為未便其不拘於例擇差可當人之意前於經筵已言于吏曹判書也自今以後使臣等勿論行未行惟擇可當專對之任者差之而檢察官亦以秩高文臣兼帶臺官之銜差遣不必一切以監察為之也質正官亦如之可也且使臣等憚於遠行托病窺避近來成風有乖人臣不避夷險之義法司所當糾舉罪之如律以示赴京之重可也 祖宗朝以事大之禮為重故該司之員雖犯小小公罪若干於事大之事則特罷之以重其事予即位後亦有罷職者而尚有中朝之責如是猶無益也禮部幸有言曰朝鮮事大之禮不如古云爾則尤為驚愕凡關事大之事各其有司更加慎焉且雖擇差使及檢察官其率下之人委諸尋常而不擇則必有生事之時如僕隸之類雖不可盡擇通

事軍官有職之人則所當擇遣吏文漢語寫字事承文院所該卿等更
加檢察可也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登議啓曰今聞上
教至為先使及通事等不得已更治其罪而後奏聞以皆按律治罪
此合於事大之禮 成宗朝金克儉為使赴京貢獻布物見偷於唐人後
雖得之然中朝移咨責其不謹曰今後拜所送陪臣 成宗即以律罪
克儉等遂回咨曰某等即按律治罪今依此例為之何如但中朝移咨
云一行四十八人內只十六人進參辭朝在此推之者只九人而已其
餘三十三人亦當並推罪之但四十八人之類奴僕亦與焉奴僕之微
不可逮于詔獄又不當推也且中朝序班云通事金山海不能檢舉故
下人皆不進參云請並推山海傳曰奴僕不必推也餘皆知道○臺諫
啓南世煥禹克功辛熙貞事不允○己丑 御朝講參贊官鄭士龍曰
此云知幾其神乎大抵知幾為難知而能處之亦難幾之發動甚微不
能致察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是故古之明智者必先察於毫忽之間
而能應方來之變為今之慮在於慎察幾微也 上曰所啓果當不察
幾微則終有後患朝廷當更加致念近見憲府之疏至為當理頃者被
罪者類指趙光祖類大臣欲辨輕重雖不施行其事必有因此而窺覘者矣

此亦關於幾微之事也。士龍曰：大臣之議則不知何以然也。大抵朝廷之上，須當察其幾微。前日被罪者，若只身累則以其被罪歲月之久，近或者有用恩典之時矣。此則關於國家之事，不可有所舉論也。臣見前日朝報云：趙光祖一時被罪者，命皆書啓人之見聞，莫不驚愕。後更聞之，則乃虛言也。上教審察幾微之言，至為允當。上曰：如此虛言，何以書播耶？果其時大臣等有言之者，予謂不可動搖人心而不聽耳。士龍曰：唐之盧杞，大奸人也。德宗竄逐未幾，旋放之朝廷，至為危恐。諫官李勉、李泌等力諫曰：盧杞一介人，雖給一郡，何妨焉？然復用之，漸甚大云。邪正所關，不可忽也。近因旱災，特示恩典，不為不可。然不必赦有罪以動人心也。○御書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啓丹城縣監成希文被罪之後，還授職牒未久，遽即叙用，未便且非汲汲可用之人。利城縣監康顛初自兼司僕陞為部將，因此作散令屬訓鍊，權知即除守令以無踐歷者，不可授臨民之職。請皆遠之，大抵犯御史見罷之邑，則所當擇遣而類以不合之人差之。此乃吏曹之失也不允。○庚寅 上御思政殿講吏文漢語肄習文臣等。○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成希文、康顛事皆不允。○自二十日至是日，濟州三邑風雨大作，海水震盪。濟州則船六

隻漂没人一名溺死大靜則公私家舍三分之一類落三邑禾穀皆損
傷果實墜落○辛卯 上問安于昌慶宮 大妃殿○憲府啓曰通
事金山海權根連等所當痛懲而今 命杖贖九赴京行次事知通
事者捲率一行之人而檢舉此人等乃於中朝大有失禮之事不但依
律罪之請 命竄謫使之警百可也傳曰此人等至爲過甚觀其照
律公罪杖一百故予意以爲不能檢舉者其罪與不辭朝者有間使
之杖贖今聞大臣之啓山海等不得已舉稱於回洛云故已令如律罪
之矣不可以律外之罪加以放謫也仍傳于政院曰以憲府所啓之意問
于大臣曰臺諫所啓之意則如此而予意以爲不可以律外之罪加之也
○大臣等啓曰臣等詣 大妃殿問安後遂啓自 上不能定省未安之
意及朝廷請速還御之事有 教曰不得已待畢修東宮入秋節後欲
移御再啓不得蒙允惶恐不敢更啓且金山海等事法司所啓亦當通
爭檢舉實信於使臣而遲晚檢舉使禮部移洛至爲過甚但既令決杖一
百不可加罪只此亦足以懲戒其欲竄逐似爲過矣傳曰予意與大臣
同矣○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本國使臣僧一鷲東堂來○壬辰傳曰允
人君舉動下人所失臺諫當糾察而未及聞知則政院言之政院亦不

及察而不言然後自上發言昨日還宮時敦化門外人馬雜亂紛擾於輦前似無紀律若馬坐之時不無驚逸之患其於光化門外亦如此非獨昨日為然近來行幸時皆如是紛雜敦化光化兩門外把守部將等過齋後推之可也且昌德宮出宮時六曹堂上郎官等皆在欠邊不分東西而立此雖微細之事於威儀似為埋沒亦令推考使知其意○檢詳許寬以堂上意啓曰待特送盛重事依該曹公事為之甚當傳曰所啓當矣但盛重乃島主之兄終不許待則彼必失望當於饋餉之日因其懇乞而許之為當○癸巳傳于政院曰大抵事大以誠交隣以信事大之禮須極盡誠然後無責於我而交隣之道曲若在彼則所言雖或不從其待之之禮必須優厚斯無失望前者接見使臣雖不屢為或有行二次之時其令禮曹考 祖宗朝例以啓頃因旱災 避殿減膳而大臣之議以為日本使臣今方出來接待之禮不可廢而避殿則為之亦難云於未果為也使臣前則必於四月間出來而今則雖以留于此必於八月風高後即欲入歸待夷之事非如處置我國之事所當接見如此酷熱之時則或為之於慶會樓下此事禮曹饋餉後當以次舉行矣其言于禮曹○甲午 御朝講 上曰頃見平安監司啓本滿浦

野人之事至為可慮無乃其待之不如古而言語之間亦或有所差誤頃
三邑入居者亦欲驅逐此議何如領事南袞曰但聞其竒而未知其事
之首尾其欲驅逐者臣意以為無妨前日金錫哲云為南道兵使時惠
山越邊野人四十餘家新入居之令僉使姜貴孫驅出則回報曰野人
云不可棄此土田強拒而不歸即治罪其色吏使之驅逐曰國家今方
欲逐間延茂昌來居野人何可使彼虜來居前所未居之地耶不可不
逐然後即逐之邊將如是驅逐乃其例也間延茂昌來居野人當其初
來也聽其邊將驅逐之言則恐不至於如此滋蔓而自 上重難其事
在下亦不敢啟今則必須舉兵而後可以逐之也 上曰此言果是南
袞曰彼人等列居義州越邊其距滿浦四十餘里之地則無來居之者
而今見啟本又逼居滿浦越邊故臣等頃者之議欲姑逐滿浦來居者
耳建州衛酋長接待之事自有前例何更有不能接待之事而然耶彼
人六十餘名一時出來以微事發怒而還臣恐欲逞其志故開釁端也
王山赤下不可厚待之意邊將常言之其後果驕悍作耗於我今則向
慕刷還人物故許待矣頃者以野人薄待事一路察訪及守令皆受罪
矣禮曹受教亦令厚待故待之過重及其來館也只供以橫看所付之

物彼人等乃敢發怒曰一路之行不如是之薄也今何以薄待乎其待此人亦似難也且於禮曹宴享之日力請滿浦開路之事會寧城底來屋李了古等略不與於刷還之功而亦隨王山赤下而來遂有過分之望是甚不可特進官朴壕曰王山赤下之事果然矣然不可以彼之怒而供以橫看不付之物以啓後弊但恐其供者緩慢令本曹郎官親往檢舉然後無復有如是之言矣但於宴享之日極言欲通平安往來之路彼既知其路之不可通而如是事甚荒唐李了古亦以中樞發明亦為過甚南容曰國家初則嘉其向慕之意而欲厚待之今則彼人等以不可從之事強請不已李了古等五人之來本欲受祿而不得所願彼必懷憤心然決不可從其言也但邊釁則不知終何如也 上曰邊事至大乃至於此當更加置念也掌令李英符正言崔克成啓南世煥辛熙貞事並符又啓成希文康顛事 上曰南世煥成希文可適餘不允

○日本國使臣一鶚東堂堯甫西堂來朝其書契云日本國源義晴奉書于朝鮮國王殿下德等陰陽化同日月為政以唐虞三代之德近者悅遠者來治國以孔孟一揆之文立於禮成於樂盛哉盛哉寡人之於國也雖盡心力不能國家平治也頃有管氏以四州叛自稱四州將

軍寡人欲伐之豈好兵革乎不得止也彼四州之大而雖為四州與八
州同其地圖嗚呼非二十餘州之兵者其功難成也當此之時宗盛長
先子諸州欲抽其忠勤也義氣可愛前書所謂盛順舍庚午舊恨再欲
興亂於貴國姪盛長止之不止盛長以告寡人矣古今以修隣國之好
不忍見焉而命十島之兵合力於盛長伐之於是十島並盛長兵戰死
者不知其數故民謳大平是盛長功也去年以下使太原副使台叔陳
此事言語侏儻情亦怠慢而不達聰明故乎曾聞盛順罪置之於相忘
之地者十有餘載則盛順之生死存亡何有損益於我乎此事是也雖
然盛順十有餘載之後再欲興亂於貴國則置罪於相忘之地者不然
也故以牙符之弟乙再陳以一鶚東堂副堯浦西堂也聞先島主先世
蒙恩榮不解無他以有忠也至盛順舍舊例無他以不忠也天理如此
也今盛長抽忠勤者寡人所識也然則以舊例賜盛長則至盛順舍舊
不亦宜乎賞與罰只在忠與不忠而已掌祿有功教盛長為東藩則彌
以屬無為之化也然則陋邦與貴國唇齒之盟自千載至萬世矣雖云
盛長若以不忠則討滅之必矣右所謂有管氏叛陋邦不祥莫大焉國
費亦太繁祈蒙助緣矣不腆土宜並資財具載別幅一一見采納何幸

道之平恐惶不宣○傳曰日候甚熱姤勿稟經筵○臺諫啓前事皆不
允○以李壽童爲弘文館應教李順曾爲司諫院正言○乙未 御書
講○弘文館副提學鄭士龍等上疏曰天之降灾雖非一端而其理不
過仁愛人君欲其全安之而已誠能體天心而盡修省之實則灾可轉
而爲祥禍可變而爲福不然則天不悔禍而亂亡隨至天人相與之際
豈不深可懼哉臣等伏見近年以來旱暵之灾無歲無之而今歲尤甚
已失農功加以伏陰作沴霜雹互害天之譴告亦深切矣臣等職忝論
思日夜圖效不敢傳會前人之說謹以時務之切要者條列以獻伏惟
殿下留神焉一曰審幾微臣等聞凡事有幾有形有勢幾者始萌也形
者已動也勢者已著而不可遏者也絕之於幾易爲之力制之於形費
力實倍及至於勢則無以爲所是故禍基於幾合於形發於勢始於不足
畏而終於不可救如人淹育卯養而莫能自知豈不殆哉臣等伏見曩
者奸詭之黨其所以稔盈難圖者豈無所自蓋其時大臣身不能持重
鎮靜絕之於未幾又不能忘身匡救制之於未形故紕結恣睢如蛇虺
鬼蜮終至於不可勝之勢幸賴 殿下至明至斷流放竄殛朝綱改紐
士林解慳所謂咸服之誅施於凶然而爬梳之餘蟻蝨尚存窟穴之

深狐狸猶保內挾愧憤動無容地假談論於齒牙積猜狙於曾臆牽引
黨類自懷疑貳相持睽睽顧望伺隙 殿下以今日之幾幾為如何哉臣
等以為腫劇於再結水濫於屢潰前日之幾幾之未見者也其見甚難而
其勢亦遲今日之幾幾之已見者也其見甚易其勢必速事關消長憂
係治亂豈不寒心頃者大臣於因灾疏放之際欲以曩者枝附之輩議
辨輕重臣等未審其意所在 殿下雖燭微慮遠斷然不回而中外聽
瑩至以通釋其黨誤錄朝報騰播遐邇其黨因以窺覲息貸陰相慶幸
此實大臣謬啓之言有以啓之自古人君辨別邪正既能斥去奸黨豈
欲再使雜糅以致顛倒哉正坐上無防微之智下無先見之慮以相維
持故或因時而致疑或遇事而啓釁若殿形而助勢馴至於亂亡而後
已原其所以不過寬容之失而及其患成均歸於誤國不亦甚哉 願
殿下堅定不撓揆前而懲後審幾而慮微永絕將然之禍毋蹈曩日之
悔二曰務誠實臣等聞人君之德所包雖廣而其要以誠實為先應事
之際必由是焉而處之則下無不信而事無不濟古之人君其待大臣
也禮不假外誠實由衷推心而結信殊分而合禮此元首股肱之所以
喻也臣等聞 祖宗待大臣之道亦甚備矣或不時召見咨問闕失或

引至便殿講求時務從容款洽移晷繼夜敬愛無至上下無間穆穆棣
棣有古君臣之風 殿下即位于今二十年群臣展禮之外未聞引見
大臣廣詢博訪如 祖宗故事豈 殿下誠實之意未孚而然耶虛懷
始著於前席讜言方見於絕裾禮之所在情或不通伏願 殿下清讜
之暇深思遠慮政有所疵事有所疑特進大臣簡去小數論難得失傾
心聽納則君臣之間情禮曲全而庶有所益比之深拱九重使閣豎傳
命或致遺略情勢殊阻豈不相萬哉臣等又聞古之人君用人之際
務得實用之才以期必見之效豈有苟取冒容上以害進能之路下以
貽病民之患哉近者黜罷一守一令選除之命纔下濫授之弊如舊批
目未布言者已至事妨於屢改體損於多變臣等未知古之官人以實
之道固如是乎伏願 殿下修明一己之衡鑑洞析群下之臧否黜陟
進退之間以至誠求之則銓曹自無猥雜而賢否亦不能眩誣矣且
殿下邇來聽納之際未盡誠實之道未免有苟且之患論列數事延滯
旬朔或至歲改方得俞允進言近於煩黷納諫出於勉強雖非逆耳
之忌有愧轉圜之美臣等竊恐 殿下延納之量漸不如初而終至於
詭詭之地也伏願 殿下益恢優容之德大開不諱之門使嘉言罔攸

伏下情無所阻豈不盛哉臣等屢見 殿下臨御以來連歲遇灾慮有
愁嘆之寃鬱隔田里貪猾之吏竊備字牧輒遣御史徧訪民瘼欲去民
蠹其意甚美然緝訪之日尋討之迹有礙王政之大體而分遣密旨或
非面諭抽撥州彌旋播都下私自飛報巧者捷於藏瑕拙者緩於應變
勤幹見摘而貪黷或逭非徒迎送之有弊率多能否之相混未見裨政
益民之實伏願 殿下勿事虛文務存誠實執不獲已亦宜如祖宗朝
面諭密教毋得透漏要以摘去陰蠹則庶幾無循名廢實之患三曰振
紀綱臣等聞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紀綱也紀綱振肅則治縱弛則亂
其所以振弛之者必歸之君相君相而不能任振弛之責則其何以爲
天下國家哉是故善觀治亂之機者必於紀綱焉卜之臣等伏見當今
之患在於紀綱墜地上無撻攝之義下有陵替之漸至朝京之臣不能
檢飭僚隸辭還之日慢不造朝以致譴及國家大損國體當死之囚不
畏邦憲之重移鞫之際陰嗾不逞公肆劫奪以冀苟免畿甸之民王化
所先而悍吏抗守略無顧忌遇灾修省上下所同而或有托餞國使動
樂縱飲至於都中人糜糜費酒肉遊譎山野歌吹殷地略不知戢龍孽
人妖理所以無而訛言胥動捲市聚觀填咽累日如是者謂國有紀綱乎

紀綱之弛一至於此整頓振舉其可緩乎伏願 陛下渙發宸斷警飭
臣僚又澄出治之源使紀綱有所係而立則萬目自然振張而頹弛之
習亦丕變矣嗚呼臣等之所謂三事者或就微而防患或反躬而務實
或據紀而矯弊言俚而情到事切而理近 陛下苟不以人而廢言更
加三思則國家幸甚荅曰今觀所上疏章其中所言皆至當矣近來災變
非常切於民害者莫如旱災豈不恐懼乎曩時得罪朝廷者雖非盡
是姦黨然一二人假托正論恩怨必酬故人之無定操者見勢趨附終
至於玉石之難辨皆陷於同罪固非士林之福也其時大臣見幾而雖
欲鎮靜言論橫張反受其害勢不能遏至於無可奈何然後朝廷憂慮
而乃敢治之既治之後人心猶未定矣至近日則人心稍定矣至關於幾微
之事不察則其害必多果如爾等所言腫劇於再結水濫於屢潰大臣欲
辨輕重之言雖發於偶然所言大有關係故物論至此豈不當然乎此
言予亦可為辨論是非故近日經筵屢言之矣凡事非誠則虛故務欲誠
實矣天人之間雖云漠漠天人一理故至誠則必有所感況於君臣之間乎
予以涼德續承大緒而後雖有不時召大臣於便殿講究致治之道豈
能如 祖宗朝上下誠意交孚乎我國君臣之間俯伏進退而已踈隔

莫甚豈非欠事乎予意常爲未便然君臣之間非如朋友之間情雖愛之勢有如是君臣之間不宜狎昵雖以禮待之講劇時政得失生民利害豈不美乎大抵用人係國家治亂予與銓曹豈不慎重乎然名顯於朝者已矣卑官庶類銓曹亦或未詳知之况但因注擬一點而已乎若有不合則言論隨之或有適者否者雖不迺之以示改過之路也人君以寬待臣豈不如是乎近來守令不得其人監司不嚴黜陟田里有愁嘆之聲囹圄多枉死之冤人君深居九重未能盡知故因災變精擇御史抽旌州邑密諭分遣問民疾苦奉使者但知其事而不播州號乃例也如面諭之事可謂切矣 祖宗故事未及聞也予自即位以來屢遣御史而無面諭之時故依例密諭未料以州號旋播都下私相飛報此亦奉使者不謹也紀綱雖頃刻之間不可弛如爾等所云紀綱之振弛必歸君上此言至當凡闕紀綱之事雖欲治之若或細察則不免於苛刻也務欲持大體則紀綱漸至於委靡不振也上下得中處之則其弊可祛也如朝京之臣雖非已失已委專對之任赴諸京師不能檢下虧損國體乃至於移咨所關重大豈不見責乎雖小囚自典獄上刑曹之時白晝公然劫奪頑惡莫甚當治以重典况死囚乎但龍駒令

則以宗親特減矣洪永昌則當明示國法可也而一時朝議減根治枝未穩云故並減也如此之事紀綱尤所係焉者也悍吏抗守頑風莫甚今方推鞠自有其罪托畿國使動樂縱飲非特小失上下遇灾恐懼之時何有如此事乎餞人千里之外雖有一杯辭別猶可也安可動樂宴飲乎如卑官庶類之事不足盡責有識宰相則固當推之龍孽人妖予初不聞之故今始聞而問之理所必無之事而訛言胥動易惑人聽此事雖五尺童子必不信聽者也大抵以近似無據之言扇動而聞者信之則奸計得行自古亦有如此之弊也理無之事雖或聽之人宜不信而更加審察是故君子聞其事必究其實凡人則不然而輕發後雖有悔何及焉自古訛言胥動而識理君子堅志不動故其言自消欲尋於訛言之所發則轉相援引勢不可覈也當今人心風俗無不澆薄故曷感埋無之言人心自正則何有感於囂囂之言乎○傳于司憲府曰此弘文館上䟽之言可推者數事欲使法司知悉近者殿講時大司憲曰分遣御史之州邑人所不得先知而傳播至為不當予亦以為不當矣御史之辭雖以備忘記論之奉使者所當敬慎但自知而歸何有傳播都下私相飛報乎此古所未聞之事為御史者不密之所致並當推之朝

京之臣不能檢下致譴於國家非特大損國體後日赴京者亦有生事
之慮所關重大且觀御史或與守令私語或已得守令所犯之錯而聞
邑民之訴反質於監司失御史之體如此等事雖似無情關於事體右
人等已命推之法司不可例照以公罪也今方上下遇災恐懼之時或
都人遊山歌吹甚為非矣然卑官庶類無知迷劣之人雖不足論之饑
使宴樂必是有識宰相之事早氣方甚民皆愁嘆望雨如飢渴之時雖
一杯之酒不可安然會飲况動樂縱飲耶法司所當察也龍孽人妖訛
言胥動捲市聚觀填咽累日之事予今始聞之甚為驚駭問于侍從可
知其大槩矣所當推之自古雖有訛言不為取信則有當消沮然若欲
尋之則所聞所見轉相援引將起大獄故難以推之辛巳年浮言一動
婚姻擾亂都下凶凶其時即聞其言嚴令漢城府五部急止之則不至
此也過數日之後適有侍從言之然後始禁之故終至於不可遏也如
此訛言登時止之則可以止之此意其知悉○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
宗廟署令尹琳前被重罪見叙亦幸而今陞叙本品未便請改正皆不
允○忠清道清州沃川清安陰城延豐槐山等邑地震○丙申司憲府
全數啓曰御史發遣時抽柱各邑便即傳播改設講日啓之此非回御

史之不密承政院亦所不謹臣等不彈之所失重矣趙琛失御史之體
雖為非矣其以守令所言之事及邑民之訴而質於監司皆非私事孔
瑞麟非身自不進只不能檢下故並照以公罪金紀以書狀官赴京不
朝辭人負隱匿不啓故以私罪照啓使宴樂事萬里之行所當慰以
一盃而已今當災變撤樂之時動樂宴飲至為駭愕臣等晚聞之欲推
之而各於其依幕動樂非一二處屢議而未得的聞臣等所失亦重都
人遊譖事近日酒禁後復有之臣等未及聞也龍孽人妖臣等亦未聞
之上教以為無證據果為允當大抵此等事皆是紀綱不振之所致
允紀綱之弛張關於法司臣等所失甚重不可在職請帝傳曰分遣御
史之邑傳播不當事予嘗聞之雖以為非未知其所自故未即發落其
後問于政院則云依教言于御史而已未知其傳播之由故未為此事
雖不奉傳旨法司自當推之故不更言之耳昨觀弘文館之疏所陳皆
當御史不謹之事近多有之雖似無情關於事體故不謹御史已令推
之推之則自可知也咸鏡道御史已摘守令之犯則何復信邑民之言
乃質於監司乎趙琛及瑞麟推考公事果如所及金紀推之則自有處
置之事都人遊譖山野乃法司例禁不必別有所論也遇災恐懼之時

動樂縱飲此非微官庶類之事必是有識者也法司嘗先鞠妓工則自
 當現出餞使千里之外一杯辭別乃是厚事予初意以為如是之人不
 欲推之今亦不必推也龍孽人妖昨於經筵聞之入之所聞各異比則
 似不關焉亦不關於法司也昨日並諭予意耳如辛巳之事指言婚嫁擾亂
 事所關甚重法司漢城府五部所當禁戢故並諭而已弘文館之所云
 振紀綱非指臺諫也其言曰紀綱之振弛必歸之君相此言甚當是故
 朝京之重御史之嚴等事皆是係於立紀綱故歷舉而並諭之予之所
 言亦非指憲府豈宜辭職乎勿辭又啓不從○適弘文館校理趙琛御
 史失體事也○臺諫啓前事不允○黃海道觀察使蘇世讓馳啓曰倭
 船一隻到泊于豐川境八九名下陸乞食於閭里府使李繼長與許沙
 浦萬戶馳往得擒一名其餘八九名皆拔劍拒之還入海中傳曰生
 擒一名亦可謂非偶然常時防備虛疎故未能盡捕也深入西海則
 必經忠清全羅等道公海諸鎮措置待變事兵水使處下書也且生
 擒倭人雖推之於本道其前後所犯之處當悉推問可令拿致此意言
 于兵曹且遣史官收議于三公南袞議聞倭賊犯西海不勝駭愕前年
 對馬島特送出來時倭人犯會寧浦此倭人必是至死為限而欲計以

為若出其不意深入為寇則朝鮮不得已許和親矣必有其術三為可慮豐川所虜倭人當速拿致窮詰厥由但慮倭人性急不無自盡之虞宜令所經各官慎密護送毋使致傷且忠清道牙山漕船今方轉運防禦諸事各別措置事下書允當李惟清權鈞議倭人深入豐川地界其所經道路及作賊形勢所當窮鞫拿致允當傳曰雖已令問于兵曹豈逾於大臣之議哉且以領相議漕運事並舉下書于忠清道監司及水使可也且即招事知倭通事一人及義禁府郎官擇有知識以任人發遣拿致生擒倭人○丁酉黃海道觀察使蘇世讓又馳啓豐川倭船事曰府人李繼長率軍官及人吏押船五隻入歸椒島則倭船一隻大槩六十餘人泊于島側自午時至酉時相戰倭人二名逢箭後長劍環刃防牌多數圍立拔箭拒捕故不得捕獲日沒還鎮他餘倭船隱泊與否不得詳知府民人等聞倭變驚駭隱匿九月山境內一空云各官各浦分定將帥所管地方軍器兵船整齊賊路要害處結陣待變事及道內有武才守令等抄率驍勇軍不分晝夜馳到豐川事發為行移且二十四日生擒倭人不可以言語相通故書示云船幾隻入幾名來到乎倭人自手書答曰一船五十人一船四十一人一船二十六人也又書問所

從來處則手指平安道德島云傳曰此啟本速下于兵曹使之回啟昨日
已下書于忠清全羅廉尚等道矣然倭人水路則無處不到以昨日下午書
之意並論于平安江原等道可也○兵曹判書洪淑參議洪彥弼參知
李偉等來啟曰今此倭變出於慮外至為驚駭國家南邊則素嚴防備
以慮不虞之變矣西海則委諸內地專不糾舉防備之事安知今者有
此變乎且聞人民皆避匿九月山人心搖動至為可慮請與大臣同
議何如傳曰見此狀啟予甚驚愕本道兵備果為虛疏若以單弱之軍
深入驅逐則非徒不能捕獲恐反見敗議諸大臣則豈無適可之策乎
政院其即牌召三公會議可也於是南袞李惟清權鈞與六曹同議啟
曰臣等伏見黃海道狀啟至為驚愕前年亦犯會寧浦然會寧浦與對
馬島不相遠而其作賊亦不至於甚矣南方有兵水使常嚴防備故雖
有小變不可別遣將也黃海道則素無防備之事今此倭變百年所無
人心驚駭至為可慮須當別為措置幾盡捕獲可也若使倭奴知我腹
裏之形勢險夷而生還本土則恐有後日之患大抵邊事則備邊司宜
當察議請與之同議助防諸事預先磨鍊若有急遽之變劃即發遣何
如傳曰前年倭奴作賊於會寧浦今又來犯豐川之境皆乘日本使臣

出來之時此必衝東擊西而恐動我國其為變詐不可測也遣將捕捉
不為不可但黃海道素非賊倭往來之地時未的知為倭賊而騷動哉
遣恐徒為驛路之弊也今聞大臣之啓至為允當一依所啓為之可也
但本道監司乃通政之人將帥亦將以通政官遣之乃可以節制矣即
召備邊司堂上同議以待邊報可也軍官等亦須擇選備邊司堂上高
荆山安潤德韓亨允等承命而至同議事日以啓一助防將金鐵壽軍
官五破陣軍二火炮諸具一本道番上定虜衛二十六人下送分防一
道內有武才守今抄出領軍防守要害處一道內有武才軍士中擇能
射人使之分防一諸道搜討時海州瓮津公海各官來居鮑作等抄擇
分騎兵船等事仍啓曰此外未及磨鍊事兵曹亦可隨後為之矣且忠
清慶尚全羅等道又下書諭之曰初不能候望使倭奴深入西海之境
至為驚愕自今以後謹其候望邀擊捕獲云則邊將等必加警懼防備
之事亦必嚴勅措置矣傳曰使金鐵壽預先治裝聞變即行可也下諭
三道事依啓○憲府啓前事又啓曰聖節使發行日以會飲事禮曹郎
官皆被推考正言李順曾以前為禮郎亦在推考之中請遙御史嫡奸州
郡名號傳播事推其御史宜矣然奉命之人欲其近密期捉守令不法之

事人所同然豈可傳播於人恐無是理但不可的知故既已推考且以各司書吏朝報之事觀之不知出於某處而然也承傳色承政院不謹密而致然也皆未可知也請並推色承旨及承傳色且都承旨以一司之長不能檢舉請皆推考諫院啓辛熙貞事傳曰抽柱州郡若封下政院則於見聞有異故自古不封而下且此事非如常事承傳色必不浪持而下政院矣且其日李濶光告變承傳色無留滯之時即傳授于政院而已且承傳色所留之地各司書吏所未到之處也何由書播乎承旨承授備忘記之後御史未及到政院之前不謹之事未可知也然其日有告變之事故不即傳於御史備忘記必藏之于秘密之處耳雖吏胥輩何可得記乎但疑承旨傳于御史之際在傍之吏幸得潛聽而記之也且疑御史等當受命臨行之際偶傳奴僕吏胥曰吾即某處指向云因此而傳播也是故只推御史而不及於承旨承傳色也今憲府欲廣推之意亦當矣然分遣御史乃時急之事承傳色承旨以備忘即傳而已恐無不謹漏通之理以此意更議于本府以啓李順曾可適餘不允○日暈○戊戌司憲府啓曰御史受去抽名州縣時或言於吏胥仍此致播不無其理果如上教今方推之矣然前後御史非一二人雖有一二負

不謹而漏洩八道御史抽柱州郡名號御史未出闕門即皆書傳騰播此實政院不密之致大抵出納謹密專在政院政院受諸承傳色而傳于御史之時皆能謹密則必無此弊矣色承旨都承旨不可不推傳曰所啟當矣○諫院啟各道州縣漏通事非御史之失大抵大小人負聽命於政院之時則下人不敢入其門內御史下吏何從而得聞乎政院不謹密故御史不出門外而先播于外決非御史之失而御史則推之政院則不推是實未便况已推都承旨其他承旨豈獨不推乎宜上郎諫其時不參人外請並推考御史則勿推憲府啟尹琳事傳曰御史事所啟當矣然傳旨已下不可中止色承旨都承旨已令推之尹琳可適餘不允○已亥諫院啟勿推御史請推政院堂上郎廳事傳曰政院堂上郎廳並推之可也餘並不見

六月庚子朔議政府禮曹議啟曰明日乃日本國使臣宴享也使臣必言許待或重之事押宴官則當答以該司掌之該司則當請約條已定不能從之當啟稟處之云何如但盛重今在浦所使臣必待上來而後發言求請之事若使速來則使臣亦無久留之弊且野人以受子賜給不當也代以土宜之效果當質於上國以充無厭之欲實所難繼但今來

王山赤下等既不得其請已有怨懟之心今又不以舊例許之則尤增怨望姑依前例為之何如黃海道捕盜事刑曹判書曹繼高參判成雲

告者世熙見其功不細宜授相當之職其以私嫌誣引之罪當蒙二月

之赦然今該曹照律以彰其罪廿餘從事官以下依庚戌年例論賞何

如傳曰議啓之意當矣竦其懇請後啓稟可也捕盜事亦當依啓刑曹

磨鍊可也且洪熙見其功則當廢賞其誣告之罪雖蒙赦宥回當推考

俾知其罪袞等又啓曰捕盜人論賞事巡檢使等雖以通政未以不得

陞嘉善然其賞物已重不可加也但功在一等鄉吏則法當免鄉其餘

人雖以物賞功不似免鄉之重大臣等意以為軍官從事官為一等老

貧窮則代加否則親授以獎之何如傳曰盜賊殺害人民甚於惡獸人

皆畏縮莫敢捕告今者忘生力捕功實可嘉但在成廟朝捕盜者賞

典不一或賞弓或賞皮物然予意以為捕盜者賞格節目俱在大典當

遵其法袞等啓曰上教至當然大典云為首捕告者加階其餘則賜以

縣布今黃海道捕盜則聚結黨類殺害無忌使朝廷憂念而捕獲殆盡

其功不細當以軍功例論恐不可以一切從大典之意也傳曰紛更法

制賞典不一故欲一遵大典而今聞所啓果為當矣功在一等守令及

軍官從事官等資窮准職者與未資窮者親授未准職者准職叙用可也。袞等啓曰：然則或有陞為通政者陞授判事者當適時任之職而陞之者頗多。况巡檢使則未授加資而從事官之類反有陞堂上者。恐是濫矣。傳曰：巡檢使則為通政未久。若陞嘉善則恐有物論。故未果而且准職陞品未准職者為准職不甚猥濫。今雖命陞資准職不可經適時任之職及其當適之時陞叙可也。且巡檢使加賞物事磨鍊何如。袞等啓曰：巡檢使已賞之物甚重。今不可加也。傳曰：知道。○全羅道水軍節度鄭允謙馳啓曰：前日二十四日申時南桃浦所掌草島有倭船一隻來泊。臣整兵船十隻分左右隊率虞候軍官等行約九十餘里。南桃浦萬戶河洪領兵船五隻急到草島。二十五日未時大墨島西邊倭船依泊。臣追及相距百步許。倭五十餘名或著甲或著黑鎧或著鐵甲或揮扇或防牌或遮板葉。各揮長劍。相與喧噪聲振船中。五六人更迭出入以木弓或鐵簇箭多數發射。或有逢箭者時無死傷。臣自初神機箭銃筒箭無數。交放長箭。箭片箭簇射如雨。倭賊一人身中十餘箭猶能運身。臣等三面圍進力戰。倭賊皆隱船中。楫擄機械委置不收。只懸帆徐行。臣多放火箭。火熾船上洒水滅火者射中輒斃。倭賊一人持短劍叫噪。

躍入吾船舉劍欲刺格人金仇丁即揮臂奪劍則倭人還入其船鎮撫
朴同射中其背入船即斃臣令脂松作炬五十餘柄付火投之倭船又
投草苞三百餘番柴木等物火焰燭天倭賊二十名躍出投水游行並
射獲又十六名中矢溺死船中逢火燒死者甚多恐其船槎板下有隱伏
者待船燒盡唯餘木板其日夜三更回軍發船所斬倭頭二十級倭箭十
四介箭竹弓一環刀四長劍一槍五槍柄一護項四甲裳一鹿皮赤古
里一沙乙甲之六刀鞘一班衣二臂赤一等封裹上送且倭骨及兵刃
必多積在令南挑浦萬戶河洪倭船木板連結浮來則河洪海中牽來
時葛索自絕遺失云故河洪以不用意辭緣移報監司推考矣傳曰鄭
允謙所啓倭變與黃海道日時似近前者會寧浦及今黃海全羅來犯
倭人皆備槍劍機械云此必欲使我許和之計也而當此之機允謙多
數俘獲至為嘉矣其所賞功則該曹自可磨鍊矣彼倭奴等聞其全船
焚死則必生憤怨其於倭變寢息間令濟州往來船及江原嶺東黃海
忠清慶尚等道公私海採者一切禁戢亦令黃海道嚴措防備何如且
諭兄謙曰卿之功勞甚為美矣但不以勝戰怠弛其心可也云則何如
助防將金鐵壽初雖為黃海道而抄定然衝東擊西變起無常隨其有

事變之地發遣無乃可乎即遣史官收議于二公南袞等議伏見鄭允謙捷報庚午年以後絕無此事足以雪去年會寧浦之恥矣賞功之典速令該曹磨鍊施行為便下諭諸道申嚴防備並禁海採助防將隨變起送等事 上教允當但海邊之民率皆以海採資生倭變未急而先有禁止則貧民無所聊賴而弊亦不賞姑待黃海道倭變真偽更審馳啓後下諭何如傳曰可○辛丑南袞以日本國王使臣押宴官詣闕傳曰昨因鄭允謙狀啓收議時有不及議者倭奴備槍劍器械年前竊發於會寧浦今年又作耗於黃海全羅等處若此者必欲遂其所欲而然也今日日本使臣宴享後鄭允謙封進倭頭及槍劍衣服等物示之曰交隣以信可也今方使臣等出來時變作如此未知何意而然也云則何如且黃海道生擒倭人亦示日本使臣何如袞回啓曰 上教至當邊將適於此機多斬賊首甚為快矣臣意前者濟州往來商船倭人等要於楸子島致害者非一二今此允謙所獲恐是其人而今持狀啓來者乃搜討時隨從鎮撫有知識武才者問之則倭船之大大於我國大猛船盡為龍文之彩板隙塗以石灰異於前月楸子島竊發之船云此必去年犯會寧浦之類今當示于使臣使知其事然使臣則人物雅淡

者雖因對馬島主之請而上來不可示之但盛重前年出來時自多其
功多叢倨慢之言今之上來亦必如前有不恭之事當其叢說也不以
斬首及雜物曰汝雖云然汝黨犯我邊境如此將若之何云則彼亦無所
言而我國亦可示威矣凡此劫和之計皆出於盛重且黃海道倭變事
觀察使馳啓後更無所報不知實倭奴也果是倭賊則亦當示之傳曰
今日卿適詣闕故議之今聞所啓之意至當但本月使臣若請盛重上
來之事堅以約條外事不可輕許之意昨已議定然不得已許之則不
必累日持以一二度拒之後許之何如黃海倭變事果不知實否其狀
啓今明間必至來後處置為當○南袞啓曰今日日本國王使臣賜宴
時臣及禮曹判書行酒後上官人亦行酒退坐而言曰我等所委來者
與大原東堂去年來請同也特送之來非惟我等之願國王亦使我等
率去耳但其人謂盛重性甚躁急恐其自盡臣讓于該曹也禮曹判書尹
殷輔啓曰臣則答曰約條已定該司轉達為難送此書契之後亦言特
送接待事臣答曰約條不可毀然大人懇請故將欲啓達云傳曰今日
使禮曹郎官論之曰交隣以信不得已堅守約條而後乃謂之信約條
外事不可謂之信也不敢從也傳曰黃海道生擒倭人不曉言語雖以

書字相問未能詳知若寧波府支貢遣獻之言的實則論以賊倭何如
平南衮等啓曰臣等之意亦以為疑此倭人等設意作賊則整齊兵械
潛竊殺掠矣如此則以豐川蠶蠶之氓雖一倭豈能擒之哉或是進貢遭
風也若臨相戰則不可分辯今既生擒審知其所自來則不可以賊倭
待之也且沁海倭奴可疑處則倭通事皆以水使軍官兼差矣今黃海
道則倭變乃意外事故如是矣當依 上教差遣似當然此新立法不
可輕也更加商量傳曰知道○壬寅傳于政院曰庚午年事則已其前
李宗仁多獲倭俘時遣宣慰使勞之亦以金帶賞之然因歲以未能盡
記其郎廣考前例以啓政院以己巳年李宗仁捕倭時論賞事書啓曰
當初宗仁斬倭十七頭上送特加嘉善其後又獻十三頭更加一資其
時必駁其過重故於其遣宣慰諭書只曰特加一資云金帶則果令宣
慰使賚去賞之耳其餘軍功磨鍊事考之無據傳曰允謙亦依李宗仁
例特加一資但宗仁則以通政陞品故命賜金帶此亦關於恩數允謙
處亦宜賜給其令尚衣院斯速造之其餘弓矢雜物一依前例爲之即
今擇侍從朝官中可當者差為宣慰使並賚金帶而送可也軍功則隨
後相考以啓○憲府啓黃海道盜賊捕捉從事官及守令等爵賞事資

窮者陞資資窮而未准職者准職除授至為猥濫鄉吏免役亦是重事
若限年則已不可為終身免役也從事官及巡檢使等別無功勞只因
告者之言率官卒捕之而已且守令等各其境內賊黨恣行時不即捕
獲至使朝廷遣將捕捉此可罪之何必重賞乎况以不能即捕事其時
觀察使則朴光榮既罷其職而獨於守令反加重賞至為未便且巡檢使
等既以物賞之其以下亦當次次賞物可也傳曰黃海道賊黨恣行殺
害而不能捕捉朝廷共憤近者巡檢使等一舉幾殲其黨其功非偶然
也巡檢使亦當賞加而議者以為陞堂上未久故不為之耳資窮而准
職者則陞堂上否則為准職其賞則果為優矣然軍機之事所關重大
賞罰不可不相當今此之賞不為濫矣不可改也鄉吏免役亦因其功
而為之耳餘亦不冗○癸卯諫院啓前事不冗○囚倭人中林于義禁
府豐川生擒者也○諭今羅右道水軍節度使鄭允謙曰蠶茲倭奴非惟鼠竊
陰趁日本使价欲肆兇毒今至于再恐我動我勒逐舊約若此之幾實
關輕重惟卿乘彼潛伺應變制勝盡焚一船獻馘報捷庶雪前恥振揚
國威予用嘉焉茲特加一資賜金帶一腰綉弓一張大箭磨箭各一部
弓弒筒介一部又遣弘文館應教李壽童宴慰于卿以表予褒賞之意

卿其體之益礪不怠克固邊圉用副予委寄之責○甲辰左承旨金末
文自禁府來以委官南交意啓曰擒倭中林供云朝貢于中朝而遭惡
風漂流其奸狡之言雖不可信然其所答之辭皆順而無違端如其言
也宜即遣事知倭通事于黃海道招諭彼人等曰初疑汝等作賊而今
聞中林之言不無漂流而來今爾本國使臣亦到于此汝等若實為本
國朝貢人則當與爾國使臣俱還勿疑就降云而彼果朝貢者則必當
聽順矣如是則悉問根脚言于今來倭使致令偕還於交隣之道可為
好矣傳曰所啓之意果當倭奴狡詐雖不可取信觀其招辭大槩則果
似朝貢而漂流者若偽事則何至乃爾但全羅道現无倭船無犯邊之
事而無名織滅雖似難處然謂之犯我邊鎮故乃爾云則亦有辭矣今
此黃海來倭雖實朝貢而為風所逆漂到他國之域必不知我國而又
不通言語使之相知畏其擒殺而如彼拒捕耳實是漂流者而如是追捕
則非徒有關於事大於交隣之意亦不為得矣不可窮追而殺之其即
遣事知通事二人依領相啓反覆招諭若信聽而就降則問其根由而
處之雖不聽而去勿令窮追事下書黃海道觀察使並諭京畿及下三
道政院仍啓曰招諭之意則果為美矣但時不的知賊倭與否而勿令

追捕之事甚為未便恐不可論諸邊將也今此倭奴可謂窮寇今雖指
 南而去何有犯邊之心乎若使邊將任其自去勿令追逐則彼必不知
 我國所為之意其還本國必曰朝鮮邊鎮防備解弛我船之還無一人
 追逐者云則恐輕我國有所生意也况邊將等何以知其為漂流某為
 賊船乎邊方之事恐自此尤為虛疎也若下書于各道曰黃海現形倭
 船似乎日本使臣朝貢于中朝而漂流者宜可生擒不必殺戮云則猶
 可也傳曰倭賊與否不可分辦之啓當矣此事非輕即遣史官收議于
 三公三公議啓曰 上教當矣然不聽諭意則已為賊不可不窮追但
 令生擒則可也今下三道邊將等既聞朝廷處分必皆嚴其防備期欲
 必獲今若下書諭以勿追則非徒邊事解弛彼人之心反以我國為輕
 是亦可慮况今邊將扭於無事防備諸事甚為疎虞不謹候望決不可
 以如此之言疑其心而解其事也傳曰依啓○金末文以委官意啓曰
 更推中林則無違端別無可推之事黃海道所在倭人若或捕獲或有
 聽開諭就擒者衆訊歸一而後處之何如且如此盛暑禁府所囚倭人
 若依法枷繯恐生病也請只項鎖且言于日本國使臣事今不可遽為
 請待擒在彼倭人憑問後言之何如今若問之則恐生疑也

有教問曰
本使臣曰

爾國遣使朝貢于中朝乎則何如問于委官故有是啓且臣問于中林曰爾可修書于在黃海同

類曉以就擒之意乎中林答曰如是則甚好即令書五件其四即分付

下去通事一則入啓其書契大意此是朝鮮國也本國使臣今適出此來于此爾等速就擒與使臣共還本國之意也此

事當啓真為之而恐其稽緩故先付送而後啓矣以其書契或繫矢而

射或裹石而投之則必知我國之意而就擒也傳曰以中林書契先付

送于通事之意甚當言諸使臣事亦依啓得黃海道倭奴捕獲而憑問

後言之可也傳曰通事之行各驛或不即給馬即遣宣傳官金台俊持

標信馳駟以送○諫院啓捕盜人賞格事不允○乙巳兵曹啓曰今見

黃海道觀察使狀啓云彼倭皆著甲持劍殺害人物而今此被擒倭人

則云無他兵器只有斷瓜之刀而已彼之言辭各異舉此一端可知其

狡詐非特此也彼倭殺人已多不可不殺彼雖迷劣豈不知殺人者之

當死乎其為招諭意則美矣然恐自知其罪不即就降也今此入我腹

內之地知其防備必有輕我之心若欲招諭臨機不捕俾還本土後患

可慮雖實朝貢而漂流者不可生還明矣招諭之事朝廷及上意已

定矣然臣等職掌兵務心有所懷不可不啓臣等以為勿為招諭乘機

追殺可也如此之事宜速措置捕獲毋令邊將坐失機會當矣傳曰卿

等所啓之言至為詳密予亦非不知其然也但領相以推官詰問中林中林若直者則我雖朝貢者防身之物不可不持故有槍劍等物云爾則可矣而乃曰只有剪爪之刀飾辭納招是則詐矣然朝貢之言尚無違端予意以為今適倭使來到若生擒而遣與俱還則於交隣之道得矣故遣通事乃宣傳官于黃海道使之招諭生擒而又因本道觀察使狀啓倭向南大洋故遣通事等于京畿忠清等道持中林書契務令招諭一如黃海之所為果如所啓若不得招諭又不斬獲縱使生還本國誠為未便當以兩意更諭于各道使之措置仍傳于政院曰京畿及忠清道下書辭緣當以兩條諭之曰若以中林書契示之彼若順從則已不然則馳向大洋追擊不饒勿計生殺期於必獲可也○諫院啓捕賊賞格事憲府亦啓不允○南袞李惟清權鈞啓曰倭人中林反覆詰問則其稱朝貢之言無一違處似非賊倭若實朝貢者則必是日本人處置為難追擊殲盡於事不當故請令招諭矣但觀本道觀察使狀啓則云者甲持槍者有之其與中林之言大不相同然黃海則既遣通事宣傳官若其未歸之前臨機截殺則已其餘京畿忠清等處則依兵曹所啓勿遣通事使之追捕何如且倭通事慶尚全羅兩道則例稱訓導下送

一人矣黃海道頃因無事減其觀察使軍官而今有警急之事倭變寢息間帶率軍官二人一具以通事兼差何如黃海捕盜從事且及守令等賞加事今臺諫所論如此貧窮者代加其餘加階為當但鄉吏則不可以限年免役也請勿改傳曰中林供辭其言朝供之事無違端不可待以賊倭故使之招諭矣果如兵曹所啓多殺我國之人不可使全船生還本土勿遣通事于京畿忠清道可也且黃海道近年凶荒太甚不可別置軍官只以通事一人兼稱軍官號遣送為當餘皆依啓○丙午弘文館上劄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論思之職上念君德之疵下虞時政之失敢效瞽言以備採納之萬一伏見 殿下奉養 慈殿出於至誠中外臣民所共嘆服頃者 殿下旋蹕法宮而 慈闈猶衛昌慶膳寢候問之禮頗致疏曠固非適宜近日又以日候熾熱權輟問安已浹再旬臣等非不知玉體冒犯隆暑之未安但於舜文之誠恐亦未盡也矧今旱災方劇邊警繼報此政 殿下詢訪臣僚延攬善策之時而淵默深宮未嘗與大臣面究籌畫修省策應之方徒循故事此豈上當天意而下協人事乎且言官論事各因所見要不失正乃合事理自非大關不必苟同頃者吏曹引嫌之事似抗臺官未為無失憲府論列不

得不爾然既不係國家大事則諫院雖不共効未見有妨而遽為異已
率意排擊以啓臺諫苟合之弊物論之不與非一月矣况任紀綱風憲
之寄不盡糾舉振肅之策安有執法之官反為避事之地耶况此三事
所係不細而大小恬默未有為 殿下瀝懼臣等不勝寒心伏願 殿
下審處之○丁未 下弘文館劄曰觀劄意以予為久曠問安但 慈
殿丁寧止之予未敢違過三伏後問安事已言于政院爾等未及知之
也然予心未安之意政如爾等之言且近者邊方有事鎮將可以擊之
朝廷不必蒼黃奔走而騷動也但慮朝倭而漂流者故議于朝廷則所
議各異予不得已收議歸一而已但面議雖似不難今當盛暑恐勞大臣等
耳臺諫相攻甚非美事既攻之後則勢不相容例即適之前日臺官
之論諫院雖未當然論適已久則不必追論其事爾等之論在其時則
已矣到今論之亦是攻擊自今審察可也○命招三公遂 銜思政略
面對 上曰昨見弘文館劄子以予為久曠問安去初四日欲問安
慈殿先知之以為日候極熱不可冒暑更請亦不得以予計之往在壬
寅年間三 大妃移御于景福宮 成宗仍御昌德宮隆寒盛暑則亦
廢問安故予亦然矣而政院則已知予意侍從之論至此亦甚當矣邊

事亦宜面議當此盛暑亦慮大臣俯伏之勞使之在賓廳從容相
一倭船累日不能捕獲以致朝廷遣將而竟不知去處監司兵使若能盡
力則無此患矣黃海警戍以弛故至此監司鎮將並可推考南袞進曰
慈旨及 上意臣等皆已聞之自 上還御法宮朝廷皆以為當然今
方盛熟以父母之心而止其問安之舉固宜况問安未久而劄子以為
已浹再旬亦未之察也侍從之意欲 殿下心舜文之心非直為以曠
定省也倭變事當初不聞中林之言以為盛長奸黠之計欲窺覘我虛
實體探水路於百年所無之患議設助防將軍官以應料外之變及知
其實則如倭人下陸乞食等事非如賊倭臣於往問中林之時問其所
不得逆料之事則卒然應之略無違辭意必朝貢而漂流者也初四日
臣在家聞黃海道書狀尋到而助防將冒夜登時發行意者必有邊報
而至朝聞之只一船耳助防及軍官五人可以當之而今又遣軍官十
人今方農時郡縣必不能支 上曰其時加送軍官者因兵曹所啟耳
以今日書狀見之倭船必向南大洋也初則疑其朝貢船故不得已欲
招諭而今則勢不可為也中林何以處之袞曰大臣之意以為如此拘囚
終何以處之云前日以為若生擒倭船與本國使臣一時遣還則事乃

完全而後觀狀啓殺人頗多勢不可以招諭也鈞曰若向大洋則必歷
遍忠清全羅等界矣臣意以為中林旣云朝貢人而今適有使臣
出來偕送何如袞曰於談話間問于使臣曰爾國亦遣使于中朝乎仍
及其年月若果有之則更議處之可也然當待黃海忠清全羅等道所
為而後為之可也惟清曰使臣若云壬午正月間無遣使朝貢之事則
何以處之袞曰然則更詰問中林耳但腹內之地倭奴現形事甚驚駭
而黃海道專不防備雖有水軍皆用之於他役且無兵水使而警急之
變出於不意故朝廷至於騷動若有兵水使處則當委任其人不必別
遣將卒也但所可憂者兩界軍士疲勞太甚脫有警急莫敢誰何而今
三衛酋長言辭勃慢前日李童兒來滿浦所為之事至為可憂終何以
處之臣等徒懷內憂不得思處置之策鈞曰此事可慮江界府使判官
一時逾罷而至今未赴任甚為未便袞曰邊鎮府使有故則兵使例遣
虞候代防然不能治其邑之事也 上曰弘文館劄意至言憲府前日
之失果論事不覺苟合各以其意為之之語則當矣然已往旣以之事
今始駁之是無異於臺諫相攻其可乎袞曰 上教允當臺諫以言為責
故以言事為重頃者論昭格署之時諫院以憲府不即同辭駁而適

之諫院之論雖不無弊然不可以憲府為當故不得已適憲府今又憲
府以諫院不盡言責亦論劾而適之此欲令盡言於人君事雖紛擾猶
可也弘文館何以將已往之事指言憲府前日之失而上劄劾論乃敢如
是耶 上曰侍從所謂不必苟合之言則至當然以微細之事論啓憲
府未為得也袞曰憲府之駁適諫院猶以為不當况侍從之斥言臺諫
已往之事甚非美事也且其疏云物論之不與非一日朝廷則不知其
不與也此必因外議而言之也惟清曰此風古所無也鈞曰無益於事
體而有擾於朝廷此弊不可不杜物論不與之言臣等所未聞也袞曰
外議雖或有之劄論至為紛擾○政院啓曰各司有時急請臺之事而
今日憲府官負方坐司聞弘文館劄論之意各退其家云何以為之請
命招房主監察言之傳曰依啓即分遣史官等于三公之家收議曰憲
府官負今日坐司聞弘文館上劄論之各退其家其不即詣闕辭避而
直退其家者不欲就職而然也何以處之南袞議見弘文館劄辭甚峻
臺官固宜避嫌大抵兩司相攻則已矣此則非如兩司相攻之例也然
臺諫少有逼己之言當自避辭若因自避輒令改差恐於特臺諫之體
不為重也即招臺諫等問其還家之意勢有所不得相容而後適之為

當權鈞議見弘文館劄辭甚緊臺官必不能就職李惟清議臺諫侍從一體被駁則不得相容例也憲府前日駁諫院雖或失中今事過之後追論亦未有得使朝廷不靜耳然侍從之劄甚峻不能詣闕辭職各退其家者必是望絕於就職以待天意而已傳曰領相之議甚備即招憲府官負等問其退歸之意大司憲金克愐等啓曰臣等今日坐司還罷之事則聞昨日弘文館劄子有論本府之失未敢在官故各退于家矣今見其劄臣等庸下不能治事所失甚多非但今日而已終不可就職也但其劄辭主言臣等駁逆諫院之事所啓之意有異故敢茲啓達其時臣等之意以為臺官論駁吏曹之事累日持久諫院任言事之責某是其非必有其議而不能分辯論啓故以為失體而啓之爾非謂不與臣等同意也大抵臣等不能堪任之謂當早有之而到今始出是乃晚也不可就職掌令李英符沈思遜持平朴守良啓曰臣等今日仕進還罷之事與克愐等所啓同矣但前日克愐駁逆諫院之時臣等則未除本職初雖不與於其事然臣等意亦以為諫院不分是非故憲府駁之未為失矣且不知物論之如是今見劄子乃云任風憲之寄不盡糾舉振肅之責安有執法之官反為避事之地耶此亦臣等庸下之所致不

可在職請並適之傳曰國家設臺諫寄耳目之任其職重矣憲府若有
所失則諫院駁之諫院有失亦如之如弘文館則臺諫大有所失然後
不得已駁之何有托於微事輕駁臺諫之理乎近來相攻成風朝廷雖
以為尋常之事予甚未便此事漸長則士風漸至於不美矣昨觀弘文
館輕駁臺官已往之事予甚怪之今日面議三公三公皆以為恠此事
未便之意上丁已知之耳但臺官被論則勢難就職故不得已皆適之

李英符等亦被適

○大司諫金楊震等啓曰大抵諫院主言君德臺諫若知有

苟合之弊則當先言之觀弘文館劄子頗數問安旱災邊警迎訪等事
皆關於君德臣等未及啓之至為遲晚且憲府駁適前諫院事物議有
苟合之弊而臣等則不得知之既不言君德之事且不知物論之何如
如是而何敢在職况其劄子云大小恬默臣等在言責之地而恬默可
乎請適臣等之職司諫朴閔卿啓曰昨日弘文館劄子論憲府前月駁
適諫院之失其時吏曹被駁已以而諫院無可否之言故僉議而駁劾
此乃臣為掌令時事也不可在職請適答諫院曰恬默云者非主一言
之且其劄辭非指諫院勿辭傳于朴閔卿曰劄辭雖或如彼豈可以此
而辭職乎况既適臺官今為司諫尤不當辭也○戊申司諫朴閔卿啓

曰臣既與憲府同事今憲府官負被適臣不敢獨在諫列請適傳曰以爾所啓之意問于三公而處之三公議啓曰朴閔卿為掌令時與憲府同事勢不可在職也傳曰適之○傳曰今觀官案文臣多在外任是內輕而外重也如有待從臺諫之闕以外官可當者注擬亦有前例今憲府全數見適外任並擬之○大司諫金楊震等啓曰昨日傳教以為恬默云者是乃泛言非指言官言官之外別無言者臣等之不可在職明矣請適傳曰其謂恬默者因文字泛論之耳勿辭七啓不從○以成世昌為刑曹叅判成雲為憲司府大司憲金安鼎為執義閔壽千為司諫院司諫韓承貞魚泳濬為掌令宋世忠張季文為持平金克幅為同知中樞府事○已酉大司憲成雲辭職曰臣本才質庸下識見淺短不能料事身且有病故前此再任是職皆以不職見適今不可堪任且於數年之內三受是職其於事體何如乎傳曰盡適臺諫乃一時之事而屢為是職亦因人物而為之耳勿辭○庚戌日暈○辛亥下仁川助防將書狀 命召三公及兵曹判書 上御思政殿面對 上曰見朴良俊書狀倭船一隻於仁川地面劫奪商船米布而不害一人必是黃海道現形之倭停泊于海島中有时竊發爾依前月下送黃海之例令中林

修書契若于張付于倭通事坐騎商船遇倭則投其書契招諭何如
李惟清曰 上教允當倭奴之所以劫奪商船者以其飢渴之甚難
以得食似非作賊者也 上曰知非賊倭而擊殺亦難兵家必有奇
筭何以則可惟清曰裝一商船備載軍器招諭不聽則從而掩擊至
為允當黃海及京畿等處諭以是意何如權鈞曰臣聞此倭自延平
海出來延平海乃海州之境本道鎮將等必以為倭船已向南大洋
不復出來解其防備之事不能搜討可疑之處倭船得以淹留海上
已久飢困必甚仍有劫掠商船之計兵家之事有正有奇當依 上
教裝一商船招諭不從則因而擊殺此乃兵家所謂奇兵也 上曰
中林所供無一兵器之語則似乎不直但以乞食於豐川境內之事
觀之不可指為倭船也洪淑曰宣慰使蘇世良曰今日日本使臣一鴉
東堂詩軸亦有寧波府之語而東堂乃於少時朝貢中朝之所經歷
處也以此觀之則有日本向于中朝則必泊于寧波府也故中林必
聞其奇而言之也恐不可信其言也 上曰持書招諭事從大臣之
議矣但不知果是朝貢漂流船也惟清曰以不害人事見之則恐非
賊倭也權鈞曰窮而求食不應則殺勢自然也雖不持書以商船數

隻擇載有武才人負遣于遠島如遇倭船開諭不聽則遂追擊殺之
何如若使彼倭生還本土備言我國防備虛疎之事則恐有後患也
臣意以為百端措置期於必獲可也 上曰招諭不聽則可以掩擊

也且使倭船淹留而不知所歸者以其不謹候望故也○慶尚道觀察
便金碗拜辭 上引見謂曰本道非如他道地廣民衆生民休戚係
於守令而其所黜陟在乎監司其他勸農桑恤刑獄等事則自當勉

力矣方今倭變可慮其與兵使等同議措置碗曰敢不勉力但恐不
能堪任耳○傳曰以中林手書下送事左右相則以為不可然予意

恐無妨也將此意遣史官議于領相領相議啓曰臣嘗慮盛重等謀
欲劫和潛遣輕船數三隻出沒內地以為恐動之計適今有此事變

無乃果如前所料乎然劉衆太等我國高船人所逢倭船自延平海而來
則必是黃海道到泊者遣通事招諭仍示中林手書為信則應有就

招之理正如 聖諭但賊謀難測雖實漂流之船如得脫還則沿海
腹裏之地虛實盡知恐因此益啓輕我之心且觀其勢日漸向南理

必經由忠清全羅之境宜諭兩道益嚴措置期於捕獲傳曰左右相
之意則中林手書不必下送然予意則與領相議同令倭通事一

之意則中林手書不必下送然予意則與領相議同令倭通事一

人及有武才若干人騎持商船遇倭船則以中林書投之多方招諭而
尚不就擒反有劫掠之事然後追逐掩擊可也其以是意即下諭于京
畿助防將四處分遣倭通事八人于各處且其監司雖無定在之地不
可不使主將知之其並論是意忠清全羅等道亦皆下書使知其意然
此兩道則不可以招諭之事下諭只曰黃海道現形倭船已經過京畿
境內其向本道不難矣防備諸事倍前措置可也○憲府啓曰輔德許
渭為四品未久陞叙未便請適六曹郎官差擬自有公論不可求而得
以司議韓永求為刑曹正郎其在士風甚為不美大抵以南行為司議
司評皆以為華職近來為其職者猶以為不足其習成風須去此弊請
帝本職使知其失且今現形倭船使之生擒其勢不可為也當初下陸
時多劫掠商船殺害人物又於仁川地面奪取漁船之夾布等物此雖
朝貢而漂流者既已歷審黃海公邊之地盡知我國防禦虛疎今雖生
擒處之為難若實知朝貢者則不可不還送如是則必有後患知而殺
之亦於事體不當請令邊將勿為生擒之計急速捕獲諫院啓曰近者
旱灾太甚上之修省警懼無所不用其極凡所祈禱亦既畢舉其為
下者所當承奉 上意極盡誠敬而近有祈雨祭官射于壇所者其為

頑慢莫此為甚固當推而罪之然亦吏曹不擇祭官之故不無其失持
平宋世忠不合臺官請遼輔德許渭弼善李龜齡今皆次次遷轉此乃
已前所無之事今若如此則後弊難救請皆改正傳曰許渭等事弘
文館則有次次遷轉之法而侍講院則無矣然彼亦輔養世子之地與
弘文館無異况其次次遷轉乃偶一為之非成例也不可改也韓永著
果請囑則其於士風不美雖迺之可也但臺官亦當詳闡而啓之不可
遽迺宋世忠以臺官被論可迺也倭船事若果賊倭則何以下陸而從
容乞食乎中林所供朝貢漂風之言似為分明既知其朝倭而一切追捕
恐非交隣以信之道也且以招諭不從則便當掩擊之意既已下諭各
處邊將耳且祭官射于壇所則果為驚愕其令吏曹推問其官之姓名
可也餘皆不允○壬子傳曰凡祭官不敬謹行祭予常非之今聞諫院
所啓至為驚愕其令憲府摘發治罪○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左右
相曰今觀張彥良書狀之辭倭奴已去于忠清全羅等道非徒不能生
擒淹留二十餘日自西向南海路夷險莫不知之生還本土則必有後
患為今之計莫如急遣宣傳官于黃海京畿忠清全羅四道諭助防米
兵水使等令不待倭船現形搜討諸島並舉挾擊無使逃還可也 銜

思政殿引見左右相李惟清曰中林招辭則頗似有理故使之招諭至
然以一隻船多殺害人物而竟能生還則豈謂國家有人乎更下書干
倭船所向處使之掩擊可也 上曰隨其現形而討之則恐失機會諸
島可疑處無遺搜討何如惟清曰 上教至當權鈞曰候望專不謹故
現形仁川歷過南陽而了不能知是甚不可惟清曰烽火之不謹果如
鈞所啓 上曰若實朝貢者則生擒送還於事體甚當今則勢不可也
其速分遣宣傳官于京畿忠清金羅等道搜討捕獲○以李熙騫為司
憲府持平○命收前豐川府使李繼長告身以倭人下陸乞食時不能
盡獲也○癸丑下慶尚左道節度使尹熙平狀啓于政院仍傳曰日本
使臣赴京者偷取中朝船隻擒中朝官人二名而來於海中遭惡風不
知去處云前日金羅右道水使鄭允謙殲滅倭船恐其船也今此現形
倭奴若得生擒果有中朝官人則入送京師好矣而今則勢不得生擒
不可復論其事但將此狀啓之辭詰問中林可也有下問之事其召左
右相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詣賓廳傳曰今觀尹熙平狀啓欲與
大臣議之亟推中林歸一往者金羅所捕倭船得刻書寧波府三字之
箭二箇予初以為此倭奴必作賊于寧波府而得此箭也及聞盛重之

言寧波之戰不為虛矣然中林及盛重之言各異未知其的實中林之諱寧波府之事者以得罪於中朝及生擒朝臣為不當而然也今宜速推中林曰汝之招驛云吾等之船無他兵器而近見汝之所騎船中兵器多載又於南方捕倭一船得刻寧波府之箭且汝所乘之船非如爾國船樣意必汝等犯上國寧波府所得分明汝不直供則當用杖訊反覆詰問猶不直承乃問之曰對馬島特送之人方在我南邊遂出盛重之言究詰則何如若實作耗於中朝之境擒其朝臣則亦可謂得罪於中朝者尤當擊之但恐害及被擒中朝之人耳且疑全羅之戰朝臣已死而嘉靖印信并燒也今問中林若與盛重之言相同則又問中林以中朝之臣所在李惟清等啓曰上教允當當以此問于中林然其奪唐船擒朝臣既已得罪於中原雖反覆詰問此倭狡詐莫甚必不直招今姑不露幾微待盛重之來獲彼倭船之後備細憑問何如傳曰以傳于左右相之意遣史官議于領相領相南袞議曰臣今觀尹熙平所啓對馬島僧有小只之言與前中林供辭牴牾處頗多中林言壬午正月受國王命候風于薩攀洲今年三月發船於鳥頭島四月泊于寧波府五月初十日還發本國十八日逢惡風漂泊此境云今有小只則曰自十

六月至二十六日之間僅隔十一日其敗船與否日本尚未及知况日本與對馬之間亦甚隔遠何能通諭于島主乎其所言船四隻相鬪中原人火其船奪唐船擒二官人逃出等語似皆虛詐難信臣意竊以為全羅道燒殺之船與中林所騎船皆是盛長等欲窺占我國虛實遣令深入而發遣之時萬一事敗被擒則答以向中朝遭風漂來之意相約而遣之也不然則日本漂流船到我國前古所無島主今何獨疑其突入朝鮮而遣使通諭乎今宜議意詰問中林而南方之戰得刻寧波府之箭等語姑勿並出何如傳于左右相曰今見領相議四月五月抵牾之語予亦料之待盛重之來別無加問之事中林今即問之可也惟清等又啓曰雖不待盛重之來猶可問于中林矣然臣等意以為有小只言盛重之事乃出於傳聞恐或不可取信故欲待盛重而為之耳今方盛暑中林若或得病則不可推得其情然其奪唐船擒朝臣等語雖受刑杖必不承服設使得情處之為難固當廣議然姑待盛重之來及獲倭船之後問之何如傳曰南方之戰及擒朝臣等語姑勿問之○憲府啓成世臣韓永許渭事又啓曰近來旱災太甚前者雖遇小災必避殿減膳而今則追不為之其事雖似虛文當示應天之誠請亟避殿

加修省各道驛丞差送處還差察訪事慶尚道四處則既設察訪而他道則訪問便否於驛吏而後爲之之事已啓下矣然驛丞之不如察訪朝廷皆已知之今若訪問於驛吏有以丞為便者不可以其言置驛丞也在朝廷處置依慶尚道例皆設察訪且倭船近自黃海至于京畿南陽其所經歷之處各浦僉使萬戶等無一人捕獲者此專由不能擇差故也請皆拿致于詔獄推考科罪精擇可當之人急速差遣若使彼倭生還本土則必有後患常預為措置黃海僉使萬戶推考事下于本府故既已行移推之矣然軍機重事只令行移推考似乎輕啟亦皆拿推諫院啓侍講院事傳曰成世臣等事不允避殿事固當速為大臣之議以為日本使臣今已出來不可不接待今若避殿而又因接見使臣遽即復殿非徒不宜於事體亦非應天以實也云故迨不爲之耳今臺諫皆是新除必不聞此意也察訪事果以朝官差遣則或有愛惜前程不甚作弊矣但驛丞設立之意必有其由而又大典所載之事故欲問便否於驛吏者不欲專廢驛丞也此事當問政府與吏曹而處之黃海京畿各浦僉使萬戶等時方防禦故已令罷防後推考耳○甲寅南

表議天災甚迫允干應天之事宜無所不至臺諫所啓未為過矣前日

上意已欲避殿減膳而為日本使臣接見之故停之耳今者使臣入京有日而迨未接見又以災變遂廢其禮則恐日本使臣不知遇災警省之意而謂其接待之禮寢衰因此起憤亦不可不慮弭災之道雖急交隣之義亦重接見之後推不兩則從臺諫所啓似當沿邊戍將狃於昇平防備疎虞遇變不能策應固可罪矣然今方搜討之時而遽即易將則反致騷擾姑待事定徐議其罪為便李惟清議避殿減膳雖是虛文亦是應天以實之意也憲府之啓如此然當避殿之時間安行事則可矣為接見客使旋復正殿至為未便前日臣等之意亦以此也日本使臣接見後更議施行何如倭船來犯近地沿江列鎮諸將無一人能捕獲者至為痛心憲府之啓然矣今方搜討之時拿致推鞫則邊事虛疎倭變寢息後推之未為晚也權鈞議今此旱災太甚避殿減膳亦是應天之一事所當舉行但日本使臣接見日近旋避旋復似非應之以實故前已議啓其由且黃海京畿沿邊將士遇此賊倭至于旬時不能勤擊固宜拿致推論然此倭船往來兩道間其所向處時未的知而更易邊將則先自騷擾而防備虛疎亦為可慮姑待各道搜討後更議施行何如○憲府啓成世臣許渭事諫院啓侍講院官負事傳曰皆不允○

乙卯三公議啓曰驛丞因書吏等上言從大典復立矣慶尚道觀察使欲救其弊請復四道察訪臣等議以為可而他道則欲訪問便否而施行待其回報何如傳曰如郡縣移置則當問民便否如比官制公革不可問其便否也若一切革驛丞則吏胥之輩不無失望不待問其便否更議以啓○憲府啓成世臣許渭事諫院啓侍講院事不從○三公更議以啓曰當初以為不可不遵大典之法而復驛丞今慶尚道觀察使欲救其弊而請復四道黃山自如察訪然慶尚道有驛丞九六而只請四道二道則全不舉論今不當問于驛丞當問便否于觀察使如軍情飛報使客交會要切處復立察訪何如傳曰依啓○弘文館副提學鄭士龍等上劄曰臣等項日上劄論列前臺官之失殿下命示其劄于大臣及至面對摘劄中物論不與之語以為此外議也臣等聞之不勝驚駭大臣之所謂外議者果何所指耶曩者朋邪之輩告言路之地受人指嘆彈多時政人物而自以為外議如此不惟其類迎意求合雖以非而切嘆者莫敢異同其患終至於不可救至今士林之間語及外議莫不痛心唾罵而大臣以臣等所論亦出於外議是註誤天聽使公論不復取信於上也臣等備言其所嘗議者大抵言官之體各盡其職

不必責人苟同曩者臺諫苟同之弊一司倡議一司不敢不和苟或不和輒相攻擊甚者舉朝靡心詭隨全集闕庭紛鬧不已少有違異中以他事擯黜乃止其始也不過排擊異己而其弊浸淫幾於誤國此聖鑑所嘗洞照而臣等所共憤惋者也前臺官以非關國家之事而謂諫院異已遽爾排擊執法之官雖干大事猶可獨身挺論豈資諫院助已然後以伸其說哉此雖一時過計而推其極則必蹈曩時之弊臣等若心懷非議猶復顧忌不敢辨說其不負臺官則多矣奈負朝廷何頃者殿下遇灾省咎詢訪修弭之策而大臣首以施恩奸黨為言如還授鑄職量移遠配議辨支附人輕重等事大駭物聽動搖國是前臺官時方舉司伏閣嗾無一語及此幸賴聖慮堅定不為謬議所動議雖未施而有識之士旁觀憊鬱不悅於前臺官者固已衆矣猶且遲回顧望付之不聞久乃勉進一疏冀以塞責國家設臺官之意豈端使然哉且紀綱縱弛之患臣等前疏論之非一端矣使臺官為閑漫之官則可矣若以為朝廷紀綱之官則縱弛之責誰復當之既不能振肅紀綱又不能固辭決去墮辱風憲臣等前劄所謂避事者此也臣等前後所陳無非朝廷公論而大臣獨以為未聞指為外議沮抑公論殿下曰托於微事

輕駁臺官予甚怵之臣等恐 殿下眩於大匠之言而置疑公論自此始也自古公論之行必有人君虛懷逆納於上大臣平心開導於下然後士氣益振而讜言日至矣三代以下好諫之主莫如唐太宗其和顏假色獎進旌賞之方無所不至而魏徵猶以漸不如初為戒大臣之箴勉其君法當如是近來 殿下聽納之際多出勉強而報荅章疏辨釋太過語或峻厲已非使人盡言之道而又啓 殿下厭諫之漸其有愧於魏徵者甚矣臣等備貞論思常以公論思效愚衷乃其職分豈料以外議見沮於大臣哉此實言路蕪闢之機國家理亂之分伏願 殿下勿以為迂而痛省焉傳曰今觀劄辭果為切當大抵臺諫不可苟同各以其意論之何必排擊異己者乎頃時被罪之人大臣欲辨其輕重以搖人心是則不可也○丙辰 上幸昌慶宮問安于 慈鑑○大司諫金楊震獻納崔克成正言姜崇德啓曰前日大臣之啓欲分揀頃者被罪者輕重之時臣等皆為本職今弘文館劄云大臣欲施恩奸黨前臺官噤無一言有識之士旁觀憊鬱不快於臺官者衆矣猶且遲回顧望附之不聞之地臣等亦同時諫官臺諫一體而臣等無一言及之故物論如此豈可遲回顧望而在職乎決不可在職故啓之 上教亦以為前

臺官不即論啓大臣所言之事之意未知也。上意亦知其失請速通
臣等之職傳曰弘文館劄辭只言前臺官之事不關於諫院予所謂不
即論啓者亦泛言之耳非指前臺官之失諫院何必辭避乎。今楊震等
再啓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上御思政殿引見三公及兵曹判書
洪淑等。上曰近見日候旱氣漸甚頃有雨徵望之如渴而竟不得雨
至為可慮前者憲府云當避殿減膳以思召災之由是言至當矣但以
接待日本使臣為難而議于大臣則亦如予意故不果為之。然未安於
心領議政南衣曰旱災無歲無之然未有甚於今年也。既無所以然乎
避殿之事再三下問是亦思答天譴之事適有日本使臣來到若以避
殿凡所接待之禮異於前則必以為待已之薄豈知我國謹災之意乎
上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予常慮祭不以誠頃因諫官之啓推問之則
射于祭壇者乃柳湄也湄雖武人非無識宰相而乃敢如是不敬甚矣
且有倭船現形于平安道廣梁者三隻云此豈現形於南方者耶恐是
分道來寇也。袞曰此事無乃聞浮言而動耶。臣推詰中林則實非賊倭
若實是漂流者而只一人被擄餘皆逃還。以是意則處置亦難。故前
日啓以是意及見盛重所言則至為奸詐。但現形廣梁者必是他倭船。

也 上曰中林供招盛重所言觀之大相乖戾似是分道入寇然平安道則內地雖不別遣將卒亦可措置也 袁曰臣不知兵事雖有所思似皆迂濶倭船雖云現形于平安道必如前年犯會寧浦欲劫和者耳不必別遣將卒且兵船不緻不捷則武士雖多亦何用哉况本道素多驍勇軍使之抄率追捕則何如臣聞安州牧使皇甫謙諳於水路與李宗仁無異今方定為將帥搜討云下書諭以盡力捕獲之意何如上曰可 洪淑曰觀兵使李之芳狀啓以定州牧使柳泓安州牧使皇甫謙定為將帥下番軍士全數徵發云今方農時豈無其弊故本曹令抄出有武才者使以追捕且野人亦有嫌怨者恐力分故耳 淑曰京畿素無防備之地故本曹請遣助防將四人矣然曹意則欲加遣堂上官使之統領 上曰此非賊倭但欲侵入我邊而已遣將助防恐勞我國之力也且忠清兵使狀啓云欲禁往來商船此事何如 淑曰戶曹亦慮漕船被害已令停寢漕運矣 袁曰倭船不可久留風高則當入歸待風高間禁往來商船無妨 淑曰下諭忠清道已以邊將等無乃以倭船已還本土防備或解乎 今更下諭何如 平安道邊警雖不可信然使之益嚴防備無妨 惟清曰不必煩數下諭也且聞災變之教臣甚未安 祭官

射于祭壇之事則未之知也柳湄非不知不可射於齋所者也其持弓
矢既為失矣 上曰觀其緘辭所答湄乃捕盜將故持去云然祭官則
但當盡誠敬而已惟湄曰湄為技能所使不知其非也○夜二更宣傳
官來自忠清以觀察使狀啓入啓傳曰觀此狀啓只令軍官二人領軍
逢倭相戰不得捕云其時水使尹任在何處而只遣軍官乎金鵬啓
曰尹任以搜討事在海島臣追往其處欲說傳教遇任於海中任語臣以
沈義孫遇倭相戰之事其相戰時所得防牌一及相戰節次具錄狀啓
則今且至矣○丁巳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啓曰臣
等昨見弘文館劄子極詆臣等昨日欲啓臣等之意而有面對之事又
因日候甚熟未果而退前日弘文館劄論前臺官事曰物論之不與非
一月臣等意以為臺諫不必苟合前臺諫之駁諫院未為得也但弘文
館不即論其失乃於日久之後舉論已往之事至曰物論不與効違憲
府至為紛擾故臣等於面對日下問之時啓曰所謂物論必因外議朝
廷則不知也近來臺諫侍從啓事於 上前劄言曰外議如是臣等之
言亦出於尋常天鑑照臨少無非毀弘文館之言而昨日之劄極論臣
等至曰擗抑公論誣誤大聽又曰 殿下眩於大臣之言終云言路蕪闕

之機國家理亂之分此乃極言之也大臣之責常欲下人盡言于上而
反有物議至此何敢在職且此事至為重大臣等所啓欲救弊習而反
欲自明乃於文字上極口非毀此漸非輕自 上須加慎察焉傳曰弘
文館更辨前劄之辭遂論前日之言非獨見而然必因物議而如是耳
卿等不必辭職也又以備忘記下問于南袞等曰昨觀尹希仁狀啓忠
清水使軍官等逢一倭船相戰一倭溺死九倭逢箭敗走西海此乃南
陽之倭明矣如黃海京畿則防備不實故或不能捕獲也忠清則將士
兵船俱在而水使歸在他島不親督戰至為未便兵曹自當為公事矣
一隻倭船自黃海至於忠清無一人捕獲者痛憤莫甚沿邊鎮將雖不
可一時易置罷防後所當更議然今方有倭變懲一警百可也其中尤
甚者拿致改差何如南袞等議啓曰此倭一船橫歷三道無一人捕獲
者雖云逢箭者幾人其言不可的信 上教痛憤之言至當邊將所當
罪之但今若盡逆則新舊送迎之間防備諸事尤至於虛疎且有紛擾
之弊依 上教摘出其中太甚者拿推罪之以懲其餘允當但恐不
能分別其為太甚者也○大司諫金楊震獻納崔克成正言姜崇德
等又辭不允○南袞等又啓曰弘文館誦臺官不必駁諫院使有苟合之

之意則臣等意及。上教皆然但弘文館既知其失踰月不啓乃於頃日無端駁擊致令朝廷之事騷擾不靜故臣等以為不當而啓之然臣等所啓之言少無撻抑公論而弘文館乃至極論事雖或有當理言則多有弊端年少之人易於口語以施恩奸黨之言乘一時之快書諸文字使臣等若行宵臆者至為不當此等事皆當播諸史冊傳於後世其於後人之見何如凡論議啓達務要平常的實而以少無沮抑之事反以太過啓之其可乎此弊自。上必已洞照矣不可不更加慎察也傳曰近觀劄疏果有過越之辭然其實不然則自有公論此劄之辭雖有過越卿等之意不然則何妨今方旱災太劇予甚恐懼又有倭變日報人心已為不安臺官之流亦為騷擾況大臣累辭諫院亦且辭職豈云安靜卿等勿辭○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午政院抄啓邊將不能捕倭者九十七人。上曰其議于三公南袞議政院只據各道狀啓而抄啓如是耳其實則甚於是者必多有之姑勿易置責今自效待事定罷防後有罪無罪徐究其實隨其輕重而罪之恐未晚也左相議同傳曰其依之○傳曰世子云侍講院文學李英符身死若弘文館官貞則例有別置賻矣侍講院則雖無古例其即磨鍊以賻○傳曰李英符

致賻事外間聞之必恠予待聞之由此事世子云書筵官身死無乃有
 吊喪之禮乎予以為若如師傅賓客則可其於書筵官之死不可為吊
 喪也但如致賻之事亦是美意故使政院書啓經筵官之例耳但於書
 筵之上講論之事則已如彼由計不必使聞於世子故問承言色以世
 子得聞之由則侍講院官負等令承言色使聞于世子云不知侍講院
 與師傅等議而言之乎似不當也然不可以此為非而責之事則失矣
 政院啓曰 上教至當若世子問某負何歸乎則當以實對之不然則
 如此由計不可使聞於左右但 上教以為不必推責故臣等亦不請
 罪矣然招其官負曉諭其失○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大臣於下入
 之言非但用善言而已教人之言皆當虛懷延納然後天下之善言皆
 待聞之頃者弘文館之劄因公論不得已之事而大臣摘發文字間之
 辭曰是乃外議非朝廷之所知或云必有後弊臣恐言路蕪塞也如此
 則治亂安危皆由於是請自 上須留睿鑑傳曰虛懷延納之言至當若
 聞此言必更致念也餘不允○大司諫金揚震等上劄曰宰相之職百責
 所萃雖高世絕倫之人難以獨任其智當虛懷聽察以來天下之善使為
 在夫皆得盡言以求折衷于上所當採之不可則舍之務令嘉言

罔攸伏物情無隱上下相濟無有不逮是則天下之善終為一己之善
豈有物我之嫌哉弘文館實是論思之地事有所可言安可低回猶默
以負其職乎頃者彈去臺官雖有後時之失此實公論所發而大臣不
察其實指為外議弘文館之陳劄自列亦豈得已哉為宰相者固當寬
裕待之以廣言路反乃摘出文字間之辭以詬言者是豈宰相虛懷納
善之道哉李沆乃宋朝名相德業聞望人無間言而狂人妄罵猶且稱
謝不已誠以不如是則將恐訑訑之色終盡拒天下之善非直為狂人
地也乃今朝廷之上士林之間正論所在咸指弘文館一司文詞之間
雖有少激大臣之待之反不如妄罵之狂人乎况言及乘輿人主改容
事關廊廟大臣引咎安有宰相當自責不服之時而反嚴辭責人者乎
大臣於侍從之言最厭聞者言路之蕪塞也知惡其言路之蕪塞而不
知其所言之弊又將至於使人不敢言也豈計之得哉伏願 殿下明
燭是非優容讜直快開言路以杜後弊傳曰昨日大臣果因弘文館之
論辭免此以為未安而然耳若見此劄則亦必省念也○己未慶尚道
尚州兩電○庚申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詰闕傳曰
龍崗縣令沈光門以妄報未辨船之事推而罪之則邊將雖見未辨船

便生疑慮有不即馳報之弊然其不能詳察使朝廷騷動至為失矣故
欲令囚禁推考矣如此則不能治事亦必有罪其勢不復還任今直改
差何如南袞等議曰龍崗縣令事推之則自有其罪不可在任改差為
當日臣等觀忠清觀察使狀啓不勝驚愕必是我國人敗沒船也倭船
一隻深入我內地淹留浹月恣行殺害無有如此之時水使尹任軍官
沈義孫韓必等三人即令拿推合於事體但聞兵水使分送軍官使之搜
討其相去遠近聲息得聞與否亦未可知且所敗船隻不知某之所領
船也依上教速遣秩高諳鍊朝官備細推問馳啓後更議處之何如傳
曰沈光門事所啓當矣然只令改差則人之見聞者必以為輕罷職可也
且忠清之事亦依所啓但當以侍從之人差送此乃急遽事不必備望
其招典翰表憑使之即日發行可也○壬戌命帝宣傳官徐命千以倭
變探問事往全羅道過十一日未還以為遲緩故也○憲府啓曰端川
雖北道實是內地非用武之地新差郡守李夢麟有武才可用之人須
於督力方壯之時用之於邊方今若過六期則氣力必衰張屹非但有
武才亦解文字若以任水原判官則全不知邊事既赴之後帝換邊地
反為有弊執義魚得江前亦有病不來今雖上來執義非閑官若復有

病則徒有弊而已請並適傳曰皆如啓○以金克幅為兼同知經筵事
朴壕為兵曹參判李世應為漢城府右尹鄭應麟為執義金安鼎為弘
文館典翰李壽童為侍講院輔德丁玉亨為應教許渭為弼善朴閔卿
為副應教表憑為議政府檢詳趙琛為吏曹正郎沈思遜為弘文館校
理洪叙疇為副修撰趙仁奎為弘文館博士黃恬為著作○癸亥憲府
啓曰檢詳表憑以經筵三品官降為五品職未便請適修撰洪叙疇出
身未以陞叙未便宣傳官徐命千軍機重事不可緘問請推於詔獄諫
院啓曰右李世應前有物論不合本職請適忠清水使虞侯等聞委
賊累日在境只遣軍官搜捕已失將帥之任又見本道觀察使啓狀空
船漂來載軍器或賊血云決非私船乃敗軍船也軍機重事固當拿推
而只遣敬差官至為未便請拿推工曹正郎鄭世俊不合郎官請適之
傳曰表憑雖降為五品然舍人有關則當即陞矣今為檢詳何妨洪叙
疇事不計仕數遷轉例也徐命千事當推於詔獄忠清水使等事已遣
表憑推閱若待其畢推則不得速聞故又遣宣傳官共四竝其回還拿
推未晚李世應為承旨時觀其為人至為詳明况漢城府有三堂上不
可適也餘亦不見○甲子 上問安于 大妃殿以 大妃誕日也○

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咸鏡道軍籍敬差官南孝義推考狀啓內屍
親事干舉皆逃亡慶興府使林千孫杖殺六人根因時未推閱二人致
死獄中明白嚴刑情迹已著請先罷林千孫三公兄獄卒囚禁加刑若
千孫在官則下人必不承服且其屍親事干逃亡人並令督現北道節
度使禹孟善軍官金堧率海產監考趙成根依憑船隻摘奸於自古赤
津海邊居生人處每一人饋濁酒一鉢徵納大口魚五十尾汎濫收斂
反以被打白古居人為誣訴於孟善孟善實聽其言初於慶源府囚推
以其官為歇推移慶興官致令嚴刑多有死亡金堧趙成根等及禹孟
善請皆推考傳曰忠清水使等事當更議于上臣金堧趙成根囚禁推
之禹孟善並推可也餘皆不以○乙丑南袞議諫院所啓甚當但倭船
去留尚未的知而不可頃刻無守將宜即除水使虞侯徃代其任且待
表憑回啓細悉空船致敗之由然後拿來推考未晚也李惟清議尹任
等倭變寢息罷防後推考事前已累議全船敗沒與否表憑委去推閱
宣傳官亦不以當還待此推之未為晚也今諫院之啓若此急逆水使
虞侯事干軍官等並拿來推考何如權鈞議倭船去留時未的知而更
易瀆將空鎮未安故前日議啓表憑馳啓後處置矣但今諫院之啓亦

當遠遣他將使之措置而水使虞侯及軍官沈義孫拿致推問何如

上落點于惟清議○宣傳官尹泗來自忠清道以觀察使尹希仁言啟

曰其所謂空船乃洪州居高若山私船也水使當初抄私船二十隻入

送逢倭相戰以致敗沒其書於青臺洪州島名於船額者搜討分遣時書標

之事沈義孫領兵船及鮑作船十二隻率曉勇軍百餘人入海搜討逢

倭戰敗羅將鎮撫二人被害 命拿囚忠清水使尹任及虞侯軍官○

兵曹判書洪淑啟曰諸道助防將罷還事臣等亦以為倭賊必還本十

當罷還矣然賊謀難測可與大臣等議罷且黃海京畿平安道各浦猛

船皆不輕快遇變無用請依全羅慶尚兵船體樣改造各浦無城子處

築城各浦軍器皆不中於用內地軍器揀擇移置各鎮所屬水軍勿差

雜役專委留防火炮諸縵磨鍊下送令擇可當人教習且以京畿黃海

兩道復設兵水使便否入啟傳曰當與大臣回議其即召政府知邊事

備道司堂上○臺諫啟前事憲府又啟曰黃應前以柔遠僉使托病呈

辭叙時當還除外任今政為魚川察訪察訪乃遷轉之職至為未便請

適不允○議政府兵曹備邊司知邊事宰相等皆詣闕 上御思政殿

引見南袞曰兵曹所啟事皆可為而但難於舉行如造船當依所啟我

國全羅慶尚兩道倭變事緊故兵船五年而改造或七八年而改造例也如忠清黃海京畿等道不然其所存兵船摘奸則皆無實矣不得已新造可也但猛船有大小三等乃忠清黃海京畿所常用不可一切廢之而改以兵船也黃海道長山串全羅道邊山等處有材木可以造船當別定有司檢舉監掌船隻體制依兵曹所啓甚當但今勿造猛船須造緩急可用者何如柳聃年曹濶孫皆知此事下問則可知矣高荆山曰臣為兵曹判書時改造船隻事議而未及施行黃海平安道兵船不輕快不可用也慶尚全羅兩道雖有猛船皆置而不用故徒掛陸腐朽所常用者乃鼻居刀船也然猛船之設固非偶然我國漕運皆用猛船不可專廢也但有大小中小三等當斟酌其數猛船四隻則二隻作輕快兵船好矣頃日賊倭之來若有輕快船則何難捕獲洪淑曰高荆山所言果然問諸各道皆以為不可無猛船云故猛船減半作兵船事曹已受教矣南袞曰築城事不可不為各道軍糧所儲倉庫及軍器所藏皆無城子若有不虞之變將有不能守護之弊臣為黃海道觀察使時沁海官皆欲築城然不可輕易為之欲為木柵聞于朝廷則木柵有水災且賊來則何能以此防禦宜築城云臣令可築之官使之拾石未

及築之而來所當速築安濶德曰申錫為全羅道觀察使備邊司問猛
船革廢便否則鼻居刀船於接戰時甚輕捷然賊兵蔽海面來則當以
猛船多率軍人不可專廢備邊司以為是而入啓荊山曰已經騎船者
當知柳聃年曹閏孫必知便否也閏孫曰臣連任慶尚左右道兵水使
見諸浦大小猛船則果多載軍人然其體不輕快遭風則不得任意而
用將有敗沒之患鼻居刀船則輕快雖遇惡風可易用矣然左道多有
而右道則不可謂有也金克成曰臣庚午年於安骨浦倭賊圍城時見
倭船一隻高大可乘二百餘人他餘船或高或小其制不一彼亦必備
大中小以用矣慶尚右道大猛中猛之船徒掛不用有名無實緩急皆
不可用黃海忠清等道全無矣韓亨先曰全羅慶尚兩道船制今不必
議今之所議只為黃海京畿忠清三道兵船體制大小何如也當議其
別造之事可也三等猛船恐不可全廢也金錫拈曰臣為眷浦僉使時
問之則倭船雖有高大者甚輕快若飛庚午年後慶尚右道船隻其制
極巧與倭船同其輕快猛船雖不可廢鼻居刀船所當倍數造置忠清
京畿黃海等道之船皆不可用其何能乘此而捕倭乎速依慶尚全羅
船制改造可也南袞曰猛船不必毀之但別造鼻居刀船以猛船軍人

分騎因其緩急互相用之何如荆山之言當矣然船制有二樣則守之亦難沈順經曰臣為忠清水使時見之大小猛船皆不用只用鼻居刀船矣且其水軍有名無實若於漕運時則盡歸於船浦所一空其所謂水軍亦非親習舟楫皆雇於騎船以代其役身則在家專不知操舟者頗多雖有船而無人是亦甚可慮也前於丁巳年倭犯鹿島命李季全為將搜討而臣以軍官從往見之大猛船體大不快非緩急可用者也皆聚鮑昨之船用之若大舉則當用猛船卒然相戰不可不用小船且沈義孫逢倭接戰之時倭賊一人拔劍投突義孫所領船鮑作格軍等皆投潛水中無一人在船幸其倭不能入船故無所殺傷舟中所恃專在蒿工而有難則輒如是何能保其船耶此言若實則當罪格軍使之知避賊投水之不得免死何如袁曰兵船該曹令各浦破猛船造小船量定其數為之可也各浦築城事亦問其聚石多少而處之何如荆山曰城子事臣所見諸處皆為畢築只烏浦丑山浦未及築之兵曹受教檢舉則可矣袁曰水軍事乃是根本而恐不能行其事也如京畿黃海兩道煮鹽及海採皆水軍所事無一日在鎮之時矣且京畿水軍則不得已赴役於京役事則已物膳之事亦且重大而非各浦水軍不能

為矣克成曰水軍所納物膳非所自採以其價來京買納其弊尤甚此亦
可慮荆山曰水軍事令兵曹書其所為量其役處輕重而處之可也袁曰
今此倭奴被擒者云朝貢于中朝而漂流乃於忠清道橫行作耗此不過
恐動我國以遂其請今不得請則近必更來作賊然彼於我境每遇
軍卒輒被逐而歸必知其不可輕犯也且水軍海採之事不可使他人
為之亦不可一切留防如定虜衛前所無之軍量其多少使之分防何
如柳聯年曰慶尚道則非徒水軍境內軍士亦皆分防諸鎮矣定虜衛
除當番留防何如克成曰慶尚全羅雖常用武之地而武人亦少如水
軍五百則能射者不過三十餘人况京畿則執弓者百無一二至李思
鈞曰倭變自古有之三等猛船之設非偶然也其設意則必是彼船小
我船大彼賊不敢跳上也若欲以一切追捕為事則果用小船也不然
則不可偏廢猛船也且當有大兵則非猛船不可多載軍人今此一船
倭不可謂寇賊只欲恐動我也大抵倭人本以操舟為長技故雖釣魚
船必設旗屏而行我國邊將見之則輒以為賊顛倒騷動馳報朝廷朝
廷亦且驚動或遣助防將禁軍甚為騷擾上曰是意果當頃者之事
亦云騷動方農之時必多有弊袁曰黃海道議遣助防將者本道專不

為防備之事萬一倭賊乘便入來則不可禦之故也但禁軍下送果為不當洪淑曰如慶尚全羅等道則已京畿黃海專不嚴防倘國家亦置之慮外故致此矣頃者若早遣助防將於黃海道則長山串與倭相戰時可得盡捕臣至今恨其不早遣也尹任只遣迷劣軍官不能捕擒反致敗沒至為痛恨 上曰忠清道事果為痛甚克成曰尹任有武才但未諳邊事故處置失宜袞曰京畿黃海兵水使復設事臣等已議之京畿則花梁巨鎮古有水使今之復設猶或可也黃海則決不可設若置之則必須別作營鎮而設營處亦無營屬之人尤難充數不可輕易為之花梁僉使擇差可用者則不必別設水使也荊山曰花梁僉使雖擇差有僉使之號則不能檢舉各浦但稱彌助防將與觀察使同議廢貶使之檢舉各浦則好矣李沆曰近日倭奴一船犯邊輒為驚動設置兵水使于京畿黃海兩道於見聞不可亦關於朝廷輕重如忠清道雖有兵水使亦不能捕捉如大臣所格擇差花梁僉使則可矣 上曰官制之設已自 祖宗矣今因一倭船之來輕變官制遽設所無之官果異於事體也袞曰下問罷防事臣等以為倭船出於大洋中還向本土似為明白其罷防還來後乘便作耗雖不可知然其助防將及軍官供億

之弊必大觀察使處下書諭以毋解弛防備諸事而令助防將等限今
月留防來月則罷之何如荆山曰倭船現形於黃海京畿時既不能捕
今已過於忠清全羅則倭奴素知有防備必不入寇其還本土丁寧宜速
罷防 上曰大臣所啓甚當矣當諭本道觀察使限今月留防可也
尹仁鏡曰黃海各浦萬戶僉使不能捕倭其中尤甚者罷防後推之事
前有傳教何以為之 上曰罷防後即推之可也 上問于大臣曰黃
海僉使萬戶守令等不能捕倭者若全數適之則恐為騷擾摘其中尤
甚者罷職而推之何如衮曰黃海道全無武備故以至於此也然如長
洲縣監金瑤於長山由入窄地時若力戰則可以捕捉矣政院雖以其
道觀察使狀啓摘其尤甚者然恐不能盡實也其遣朝官窮推尤甚者
罷之何如思鈞曰或專不追捕或相戰而不能捕者其為輕重可知矣
上曰果恐未盡實也其遣朝官推之則可知其實也○丙寅憲府啓洪
叙疇鄭達德崔弼漢李光翼等事又啓熊川縣監申玻無來歷且是大
處接待倭奴請改正去二月二十五日傳教事至為駭愕昨日舉司辭
免及見傳旨大不然也政院居喉舌之任豈可誤傳 上教乎承傳色
承旨史官請皆罷職後推考檢察官李公橋不合其任請適擇遣諫院

啓李世應鄭世俊張溫尹謹孫等事又啓曰吏曹以申奉文為戶曹佐
郎部將申玻為熊川縣監不重六曹與關防重地請推吏曹奉文申玻
並適之傳曰不擇檢察官故頃日亦有歸責我國之事李公檣可迺承
傳色承旨史官無情之事已令推之豈可以此先罷後推乎餘並不允
○黃海道海州延安等官有虫害穀○慶尚道新寧縣兩雹○自夜四
更至五更黑氣自西方至東方布天○丁卯 御朝講 上曰昨見表

憑

忠清道推考敬差官

書狀已有敗軍之事觀察使狀啓亦已到水使等已命拿

來推之敬差官必取稟其行止令敬差官推事干各人而來何如領事
南袞曰表憑下去而水使等拿來則似無可推事矣然此人決罪宜從
事干所言當令詳悉推考而來且今此倭人不能捕獲而反致害我人
誠可愧矣 上曰差定迷劣軍官不可以號令士卒矣若擇賢守令而為
之將則亦可得捕矣今乃不然益知水使之失也大司憲成雲曰他道
則不知矣臣為京畿監司見之各浦水軍或往役處或赴農軍留浦至
少如有不虞之變而不遣助防將則誰能禦之名雖設鎮而其實則不
然袞曰如此者昇平日久故也兩界則時或有人之被虜者故常不忘
備京畿等處無倭變近百餘年矣前朝沿海之地無鎮戍之處萬戶水

軍皆不設焉故沿邊二十餘里一無人居大明高皇帝時遣使云汝國
徒崇奉佛教而不設防禦甚不可也厥後乃設沿海諸鎮自是倭奴不
得入忠清之境而今乃如此至為駭愕也 上曰京畿水軍不令為雜
役事至當然不得已用水軍之事其多如禮葬軍不可廢也若不出水
軍而出煙戶軍則弊及於民矣然當計留浦之軍而出之可也成雲曰
水軍所為如物膳等事也若不使水軍則百姓不能堪支草亂刈取及
禮葬軍皆使嘗之近日昇平日久不習用兵倭船往來於黃海之境而
不能捕獲至為寒心也袁曰高荆山云倭人賈來金銀龍腦等物不為
私貿易而盡為公貿易則雖盡慶尚道縣布不能為也然此乃國王所
送若不從則無交隣之道既不從許和之請又不許貿易則不可也
上曰交隣以信宜待以厚貿易之事不可廢也然皆以公貿易則安知
明年又有來也將不可支矣南袁曰 上教至當戶曹禮曹郎官於貿
易時揀擇以為不好而退之可也該曹郎官當知而處之成雲及大司諫金
楊震等啓李世應鄭世俊申泰文張溫尹謹孫申玻及吏曹等事 上
曰熊川接待倭奴之地適玻擇差可也吏曹於六曹郎官多用南行果為
非矣行公推考可也餘並不允○三公議啓曰中林事反覆議之非為

朝貢舩明矣若依托日本以為一人到朝鮮國地境乞食因而被擄請
刷還云則亦可答之曰邊將以為賊倭而即獲斬頭安知爾國之人
乎且 上教以為不可使生還大抵完全分配亦不當今當刑訊若
輸情則好矣雖不輸情三四次刑訊可也傳曰此倭之事不可不推而
使之生還領相及色承旨其社推之其舩大設兵器而此倭反以為無
此乃奸偽處也若不直招不啓稟而即刑訊可也又傳于三公曰如欲
知此倭之奸偽盛重不來之時令宣慰使私問曰中原新君立則有朝
貢之例乎曰然則更問曰今年亦朝貢于中原歟以此問之則似可知
矣三公議啓曰 上教至當臣等亦如此計之但通事已先漏通而詐
飾言朝貢于中原云爾則處置中林似難也傳曰通事漏通與否未可
知也宣慰使接談之間反覆問之縱曰朝貢其日期與中林之言差違
則可知其奸偽矣然此乃待夷事不可輕為姑徃推鞠○臺諫啓前事
傳曰李光翼鄭世俊申奉文可適餘不允○慶尚道大丘兩電○戊辰
傳于政院曰黃海道推考敬差官差送之意非以推下人只以倭舩淹
留海中故 命推守令鎮將耳今遣使命驛路有弊昨日經筵諫官亦啓
不必遣收議以啓願議政南袞議倭舩出沒黃海道境內至十餘日而

終不捕斬一倭其二云追逐幾處射中幾人等語似皆虛偽遣官覆審則庶可得實故前日議啓如是耳今承上教伏思之本道受弊已甚復有使命則尤致騷擾姑令觀察使更覈不力戰之狀分其輕重以啓亦足以懲其慢也左右相議同傳曰依三公之議而勿遣敬差官下書于觀察使推覈以啓可也○禮曹啓請自來月初一日開崇禮門閉肅靖門還擊皮鼓市肆復還故處宥免○大司憲成雲大司諫金楊震等上疏曰爲政之道只在審治體治體既得則功序不濶趨舍雖省用力雖小而能就日休之域苟未得其體而徒汨沒於細瑣之中雖車奔馬馳日不暇給而卒未見功施之普矣伏見殿下淵冲之資玉粹之美近古以來未有倫比臨政思治有如飢渴封冢之內涵生之類翹首傾心想望至化久矣而不但治效寂蔑無稱祖宗數百年令規幾爲鬼恠葦毀了言之使人痛心苟非殿下卓然神斷躬挈綱維改紀而勵精之則爲治將日趨靡靡猶未知稅駕是懼安敢更望善效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者父天母地垂戾則人子夔栗盡敬以異凡諧安有愬然視之者歟自殿下踐阼天妖地恠史不絕書今年元早近古所無朝野憂惶罔知攸濟此政殿下夔栗盡敬之時也

殿撤樂之

禮記云事涉文為非文無以著實無實而徒事文為固不可也與其專實而不文未若合禮之懿也今者欲重待使之儀而還廢敬天之禮可謂節文之得其宜哉昔宋人宴北使偶有日變議有欲去樂者而終為時宰所持議者至今非之使今隣使都未有識則己矣稍有識也則其謂我朝廷之識禮耶大抵天之彰示譴咎欲其恐懼修省以有為也天必欲保佑而已有取傷敗可乎伏願 殿下內盡誠心外盡禮舉惕慮常如對越戒謹每加幽暗使柔穀拔木之變轉為商周之慶 宗社豈不幸甚傳曰從諫者昌愎諫者亡大禹成湯之拜言改過夏癸殷辛之拒諫飾非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後世拓后誼辟求諫如不及者良由此耳雖然人臣之順旨者多逆意者少蓋順則愛來逆則惡至易順難逆亦人之情也 殿下臨履已以臺諫從官未有以言得罪者亦可謂優容矣然而士氣不振直聲無聞父兄之教朋友之戒率以言為忌為國而使人至此豈非寒心昔陸贄以恥聞過駢辯給為拒諫之深弊蓋恥過則忌言駢辯則務勝雖 殿下德性之溫自無矜愎而物我之嫌猶未克去未嘗聞一善言採一直辭坦然受為己過而成不吝之美其所龜勉俯採者則皆出文過之餘不特此也下人之言不為涵裕有或封章

論事者則輒下飛札以騁天縱之辯聶嘯賤臣無階仰荅嗚呼宸禁畫
遂墀陞天遠人君雖誘之欲聞猶懼善言之不來况取過以拒言騁辯
以勦說者哉為大臣者欲引君當道亦當自開寬裕之路今乃人言一
逼呵譴隨之其處已如是安能致君於樂聞之地歟上有所厭下有所
忌直言不聞求國事不非得乎伏願 殿下恢取善之量絕自廣之心
求過以光其德招直以大其知亦宜策勵當路以虛心受善無棄蕩莠
之言弗詢葑菲之體 宗社豈不幸甚臣等聞幾者吉凶之所由分是
以保治者常謹於未形若待已形將安所措手足乎灼火能燎萬頃之
原蟻穴能潰千丈之堤大抵人情忽其微常付之不虞天下之物孰非
微而著小而大者乎乃者大臣之議頗祖宋人調停之轍蓋其意則謂
根抵已去不當置虞於苗葉矣是未知人心一搖四方奔波乘機抵巇
爭逞其謀雖欲善後安能保乎聞其時傾聽竊語覩幸其成者所在
林立幸賴 聖志之固雖自消縮幸險喜禍之心囂然未已豈不危甚李
長坤雖曰不專黨附立志不固作事浮浪身在崇軸狎通浮薄一時除
拜承望風旨不敢乖忤使國家序爵舊典一朝盡蕩於其手其罪固已
多矣此宜擯棄於新化而 聖主之所收恤大臣之所全右鑄鉄未幾

施恩斯亟用舍不定賞罰無章臣等恐四方疑朝廷趨向之無方而有以窺淺深也伏願 殿下憂亂於未成制謀於先事勿啓險僥之門無搖是非之定以鎮國俗以安人心 宗社豈不幸甚臣等聞善計天下者察其紀綱之理亂蓋四方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非有紀綱以持之則不可也有國者必急於是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道揆法守井井不闕則爲治豈不易哉國家自近年萬事因循庶務不舉履官無奉公之人用法多循私之吏上下相恬迷不知恠陵夷頽敗式至今日民馬而不知法吏馬而不知制國內之禁坊廛之事固不足道也赴京金銀之禁載作重典貂皮樺皮亦設防禁而公然挾去無所畏避前後徃來項背相望而相視悠悠莫知檢制聞之道路華人已識金銀產處脫有責貢如古生靈之禍寧可盡說况爭相買賣唯利是圖禮邦舊習至是掃地安得不為中朝之賤惡乎譴責之至禮待之薄有不足恠綱紀至此而尚不知惕臣等恐防隄自此毀盡而無以爲國也伏願 殿下審核功罪修明賞罰令行慎好息法立慎更變警勅群下以振頽綱 宗社豈不幸甚臣等聞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

有大限用之若無節取之若無度必無取足之理矣是故人君以恭儉
為德降三代而稱善治者宜莫若漢文然以漢史所紀一則曰恭儉二
則曰恭儉究其實則亦不果曰後宮無文繡曰露臺惜百金如是而止
己止是而治效能臻於成康恭儉之於治道豈不大哉國家治平年久
中外狃於豐亨奢靡之風漸成深痼賤庶僭侯王之飾閭閻象宮闕之
制酒食非內法不設者果非遺產不珍豪右所為貧窮所效傾財毀產
無以能止先儒以細民皆衣帛食肉而不知禁為取亡之道豈非深可
懼哉雖然以言禁不若以身禁在今世矯今俗雖如漢文之躬行猶懼
不克況以侈靡率下哉伏見王子女婚送之資宮室之美振古以來所
未曾見外藏內帑峙自 祖宗至于今日宿諸將廢矧今繁椒播詠慶
衍即百出閣之資必欲如是則偏邦民力恐不能給也王涯乃一時相
耳尚不敢為其女買一釵安有 聖明若此而為昵息成弊俗者哉伏
願 殿下割正懷中之恩敦示躬率之化婚送不得踰禮宮室不得踰
制使侈俗還淳清風返朴 宗社豈不幸甚臣等聞先儒曰子孫才族
將大人才出國將昌國之有賢才猶家之有子孫而培養之焉可不重
哉古者以學校為朝廷大政三德三行六德六義教詔之非一降至後

世此禮雖失而明君治世猶有臨拜論難增學廣負以自偉其代者亦
可尚已肇我邦以儒立國懿範宏規非前世可比重以列 聖培養得
宜造士之羨得人之或浸淫於撲籠之世近來訓率無方儒風不古卿
士子弟里黨俊秀率皆竄名學籍苟為具點以待選期而已無切嗟琢
磨之益有固陋乖僻之患文章之益卑經業之益躁蓋由是已且古者
入學之道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誠以進藝成德非朝暮之可就也
今者儲養無素取士太頻大比之外無歲不設科士無沉潛之學人懷
僥倖之習詩書為逆旅六藝為髦梗一得名途舊業都捐存心文學以
為致遠之志者則蓋一二計矣伏願 殿下教率自躬振作必誠以為
鼓舞興善之機獎率臯比之儒俾盡訓迪之任無煩不耕之獲務舉養
賢之實 宗社豈不幸甚臣等聞施治有賞必有罰立國有文必有武
無罰則人心縱無武則國勢弱所謂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是故四方
無虞而明君無忘戰之日慮患之深也我朝承百年之業四方之不聞
兵革以矣將不知紀律卒不識行伍鎮寡利兵軍乏時資識者慮急於
薪火之危而朝廷方視之優游罔知改為往歲南陲之警諸將之世世
固不可言也今者單舸小虜縱其飄忽而三道之界無復有誰何之人

不但如是忠清飛報盡得主將匿敗之狀朝野掖腕士卒唾罵 殿下尚復遲疑未即拿訊軍機之變實在呼吸而旋旋出視以待成辭豈威克之道哉伏願 殿下修張皇之策振駕馭之略蒐講有時教閱不弛雖治安無事常如敵至 宗社豈不幸甚自古人主孰不欲吾世之治吾世之安也其所以勤勞者雖同而治效則懸邈良由所明者有大小之分所務者有得失之異耳臣等所言固是芻狗之已陳然以臣等愚意時務之大者遠者恐不出于此故輒冒言之 殿下勿以陳言為陋

○全羅道虞候趙世幹與賊倭戰斬首十三級生擒一名

七月己巳朔峇臺諫疏曰今觀上疏所當省念今年旱災尤甚予心憂慮固極初欲避殿減膳大臣以爲客使之宴已逼旋避旋復反以應天不實云故未也然樂則已撤遇灾恐懼之意豈敢小弛哉近者人心搖動以其已罪之人欲追辨其輕重也不可還給李長坤職牒之論固當然大臣亦豈無計而請還授乎學校軍政皆國之大事是雖在下之失誤亦豈非在上者教率不以道訓練乘其方乎蒐講有時教閱不弛之言亦當近觀一船小醜經過三道如入無人之境况忠清道之見敗乎空船所自來處初未詳知故方面之將不即拿來此非上下忽邊事也

予初欲遣官推考以知其實又慮其事緩故特遣宣傳官往見判知其
實而後拿致耳○忠清道觀察使尹希仁狀啓曰六月二十七日舒川
浦萬戶權膜等與倭船相逢於稷島追逐相戰倭船向扶安王登島曠
等追逐而去云啓下兵曹政院啓曰去六月十五日於青乙代接戰後
又於二十七日相戰於舒川其間至十餘日淹留境內而未能捕獲是
不謹搜討故也若過全羅道則終無捕獲之理使之生還本土痛忿莫
甚全羅道兵船器械整齊可以制勝請別遣宣傳官諭以必獲不使逃
躲之意何如傳曰書狀云次次傳報全羅道自當知而處之且於經筵
左右以為見一小賊不宜輕動云古云閩外之事將軍制之從中選制
亦兵家所戒故見此書狀但下兵曹而已果可捕獲勿失其遣宣傳官
池世芳論此意于全羅右道水使兵使監司可也○庚午傳于政院曰
忠清道將士不即拿推至有物論水使尹任等今日若晚未推則明日
早推以啓事言于禁府○辛未憲府啓曰黃海道觀察使蘇世讓之罪
今本府照律故照之以律則其罪甚大請令禁府治之傳曰果以主將
不能措置使之殺害人物今若拿推則不可在職矣忠清道水使尹任
已拿推固當一樣推之然黃海道即內地其防備不如忠清之嚴矣收

議于三公後當發落也○領議政南袞議觀察使主治民兵水使主邊事各有所管諸道皆然而惟京畿與黃海江原等道不設兵水使者蓋以內地不虞外侮之及也近日倭船犯境出於意料之外其不能力戰捕獲非獨觀察使失於措置之罪今若以治邊將之律罪之則恐失輕重之宜左右相議同○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前縣監李亨臣以捕強盜陞堂上大典雖有加階之法不可人人而與之亨臣以檢律出身爲延豐縣監而罷職今爲堂上於瞻視亦爲可駭前亦有捕盜而只賞物者請改正堂上之資傳曰李亨臣事前日刑曹以其射殺強盜三人生擒三人之功移文吏曹吏曹請依大典賞加一資當論其功不論人物如何也大抵強盜率皆不得捕捉者畏其報復故也必須賞如此之人然後可以勸勉他人矣故陞堂上耳事關於法不可獨斷當與大臣議之而後發落蘇世讓事大臣議亦以爲不可令詔獄推之其更議可也餘亦不允○壬申傳曰兩界則兵使虞候同在一鎮故若至敗軍厥罪惟均今水使尹任在他島搜討非躬自相戰而致敗然其所以推考者以主將不能檢舉而韓必等敗軍之狀亦不即馳啓故也虞候分防於馬梁與倭接戰之事了不聞知意者不可同律即招禁府郎官問于

堂上以啓○領議政南袞右議政權鈞議李亨臣既捕強盜固當論賞
但大典亦云為首捕告者賞職元有職者加階亨臣雖當加資但堂上
加非他加資之例亦有關於名器臺諫所啓似當但亨臣元有職者若
六品則使授五品五品則使授四品何如左議政李惟清議捕盜加階
著在令甲亨臣可加一資我國所謂令甲云者名雖存而實不行故職
分之所當為者亦不勉焉况如三醫司之類亦皆為堂上亨臣雖以律
科出身其於為堂上何妨臣意以為可做法典也傳曰知道○承旨蔡
紹權以委官禁府堂上意啓曰俘倭中林刑問二次而與前供辭略無
加減今可加刑乎今聞全羅道與倭相戰之言姑待其道啓本之來更問
何如傳曰可○臺諫啓前事不允○癸酉全羅道兵馬節度使吳堡以
虞候趙世幹與倭相戰全船捕獲斬首十三級生擒一人事啓聞傳曰
生擒倭人慮有死傷之弊其即遣宣傳官鄭公獨監護率來可也○義
禁府以尹任韓必等罪照決杖一百邊遠充軍律以啓傳曰尹任只杖
贖告身盡行追奪其餘依律○傳曰前日鄭允謙捕倭全船既云嘉矣
今次倭賊橫行忠清黃海京畿三道而不能擒捕恐生還本土朝廷皆
以為憂今全羅道兵使等能全船斬獲此非偶然之事當遣使宣慰以

勞之其道兵使處亦論以慶嘉之意虞候趙世幹則當即論功其他軍功亦令磨鍊以啓○傳曰全羅道兵使捕倭諸事委諸虞候今乃獲之功在趙世幹然兵使主將論賞當否問于大臣且虞候當重賞而考其資則建功也不得已超資然後當陞堂上而可稱其功也何以爲之生擒一倭今遣宣傳官領來矣但推之於禁府則往復之間必不得詳問若於殿庭親問則大臣亦然而必詳盡其情也何以爲之其并議之領議政南袞議賊倭橫行三道幾至全還本島舉朝憤惋而全羅道能全船擒斬無一人得脫可謂為朝廷雪恥功不細矣但有功者不賞無功者濫賞其害則均兵使雖云因公出陸捕倭與軍籍磨鍊自有緩急之異而委諸虞候遽即出陸殊失委寄之意如此而又加賞焉則恐無以激勵他人也虞候不可不重賞然至於超資陞堂上則不可泛然授之更審其臨機措置勞效多小然後特施異恩幸甚推訛俘虜雖付之有司足矣敵國謀覘虛實遣人深入事甚可愕難同泛常今特親問殿庭務得其情有何不可左議政李惟清議趙世幹焚蕩倭船斬獲事非偶然國家論賞必當其功世幹之資雖建功超資陞堂上何妨若但陞資而已不得爲堂上則功賞似不稱矣兵使雖主將接戰之時不與焉則不

可與世幹一體論也只賜表裡何如生擒虜人推之事前古所未聞中
林則自稱朝貢倭故不得已下詔獄鞫問犯邊之由此倭則乃賊倭回
當付刑官推之况凶醜小虜親問殿庭甚為未安前無此事而今乃開
例不可不商量右議政權鈞議與衮議同傳曰趙世幹賞加事領相以
為相戰節次之啓近必來矣的知措置勞效多小然後特施異恩此言
異當兵使則初意可賜表裡矣果以主將不知緩急之勢功過當相准
推考後勿賞勿罰為當倭推於詔獄之議當矣推問其所從來及橫
行作耗事狀詳細覈之所招與中林異同則亦可以知中林之情狀矣○
憲府啓曰蘇世讓事本府意亦以為與兵水使有間故不啓請拿來照
律則決杖一百邊遠充軍本府不敢擅決故請以詔獄治之今既畢推
本府亦可照律至於決罪非本府所可為也敢更啓之且倭船累日淹
留於京畿海中奪人衣糧而不能捕獲京畿觀察使請并推之傳曰京
畿觀察使事依啓蘇世讓若決杖則當移禁府矣大臣之議亦云不可
拿推雖以本府照律可也○臺諫啓前事又啓曰承傳色林世茂之罪
照律則公罪杖一百矣然所關重大請罷職憲府啓曰贊成李繼孟之
卒已久而迨不出葬士大夫葬期皆有月數而大臣又非微官例也非

徒有乖於禮文事體未便本府時方推其家長請令該司檢舉速出葬
諫院啓曰前忠清道水使尹任與韓必沈義孫皆犯軍令而任不依律
罪之未便近來軍政解馳故事多如彼今若不依律定罪則後日之事
亦將日非矣請依律定罪李繼孟出葬事依允餘皆不允○以方有寧為
慶尚道觀察使宋麟壽為弘文館正字○甲戌享日本國使臣一鴉東
堂等子慶會樓下○引見全羅道兵馬節度使軍官羅士恒三公入侍
南袞謂士恒曰接戰節次雖悉於啓本初見倭船措置節次詳悉啓之
可也士恒曰六月十六日兵使則向安令島虞候趙世幹則向狷島搜
討世幹多取水磨石及草炬載船待變厥後兵使則以軍藉磨鍊事出
陸至二十七日酉時候望軍報云有十餘船自海西泛洋而來日沒時
臣與世幹開洋追逐扶安縣監申鍾等逐倭船一隻且戰且却而來其
日不能接戰終夜圍匝申鍾放火箭破其檣射中持槍者即倒死自此
倭奴皆藏匿船中不敢出而有內操船向南大洋而去臣等亦追逐其
船非徒高大圍設防牌難以箭破雖放銃筒亦不能破世幹等令曰我
軍一時舉火投倭船倭人欲滅火而出則以石擲之以弓射之衆皆依
約一時並舉而焚蕩之故得獲如彼袞曰倭數大槩幾人士恒曰觀其

船底所燒之骨甚多大槩三十餘人袁曰倭一人以何術而生擒乎士
恒曰全船焚蕩後疑或有人藏匿者又放火焚之有一倭人出跪祝手
曰活我活我臣等以脫衣之狀示之然後倭人即脫其服棄降袁曰斬
首及生擒並十四人而焚餘之骨尚多然則其數必多士恒曰甚多焉
上曰倭人投水者不能生擒乎士恒曰不得已以劍搶刺取故不得生
擒耳 上曰必有僧倭故有僧器也中林供辭
有念珠云士恒曰其於斬首數內
不見其形但有一防牌內朱外漆權鈞曰其防牌何能奪取乎士恒曰
倭奴欲有防我軍以鈞鐵拘取矣袁曰汝船十隻申鐘船十餘隻追圍
則當使倭船不得放行何爲追至於大洋乎士恒曰倭船之疾如飛將
向王登島而海水甚濶適因其日有順風故接戰矣不然則決不能追
逐也袁曰倭人亦能射乎士恒曰雖有射者弓不勁故中者不傷 上
曰射用角弓乎士恒曰倭人射者在防牌內故不知用何弓也袁曰在
防牌內則爾等何從而射中乎士恒曰其防牌上有兩耳倭人必窺於
是故得以射中耳 上曰彼倭當詳悉推問袁曰彼倭必有言約不即
服招不得已刑推而得情也若彼人服則更問中林乎 上曰問此倭
以同船之人則必叢言中林之名矣中林之言若異於此則何以爲之

衣曰推之則可知矣傳曰領相即謹禁府推之○三公啓曰蘇世讓特命杖贖亦不充軍可謂輕矣然臣等意以為本道及京畿常不虞有變又無兵水使故不能臨機措置或有稽緩之事矣然觀察使之職雖兼水使其所掌則頓異况邊將有罪當被而監司則不坐焉今世讓之罪奪告身四等則無乃太重乎京畿今方推之亦當如此被罪然則後遂成例於事體何如若以不謹之責罪之則無乃相當乎傳曰蘇世讓以照律觀之則甚重故水使尹任則告身盡行追奪而世讓則功減一等其亦有階矣若以黃海道為素無防備而輕其失機之罪則兼兵水使者以何事為措置之能否而責罰乎黃海道之事朝廷之所共憤今若改而輕之則必有物議是亦不可昨見照律欲議于大臣而臺諫至請拿推故乃於其律減等罪之予豈不熟計乎京畿觀察使其終照律則不知何如也大槩兩道觀察使不能措置之罪則無異矣○臺諫啓前事又啓曰承旨徐厚在喉舌之地所當謹慎而承傳色初言政府之聞可笑再言政府之聞有異而不能詳聽誤傳妄言不宜在職請迺皆不允○乙亥 上問安于 大妃殿○傳于政院曰三公以議蘇世讓事當到矣其言于領相曰倭人望古多羅招辭與盛重所言相似然盛重

則云唐人二名擄在其舩而望古多羅則云掾八人而來置於海島此言不同當初若與盛重相約則初不如是不同也此必往寧波府而漂流初非有心於作賊然既與中原人相戰而又橫行殺掠於我國不無罪矣且其舩中有鼎與陶缶之言與中林之言不同中林甚詎望古多羅得水瀾病云若加病則必不得情領相及色承旨當於還宮前往推姑平問可也當問之曰大內殿之舩誰為上官國王之舩誰為上官其所乘之舩有僧乎國王舩盡燒云其所乘人亦盡燒乎所謂唐人八名置之於海島者其在黃海道下陸前乎在大洋中乎可通路得生之地乎中林之言無望古多羅而只言二十三人同舩望古多羅則云二十二人以此問於中林曰當初同舩者幾人而名各為誰侍奉僧某同舩之言果實乎望古多羅亦所同乘者乎畢問發出示望古多羅與之曲皆窮極推啓○三公議啟自蘇世讓事既下成命而臣等於昨日更啓至為惶恐黃海道觀察使非邊將之例今以兵水使等致敗之罪同律似為過重而且京畿觀察使亦當同被其律故已啓其過重此乃關於軍律故上教以為今不以其律罪之則後無可責之人至為允當但與前任其責者同罪則後遂為例無兵水使處倭寇作耗則觀察使每

必受罪觀察使雖曰兼帶兵水使而其所掌則大異况京畿黃海江原等道不設兵水使者所以慮無邊患也今倭寇入來于本道出於不虞世讓事則成命已下不敢復啓請自今斟酌立法且臣等前日所啓鄭允謙所斬倭頭欲待盛重而處置者盛重桀驁其來必有無禮之言如此之時出示倭頭曰汝等犯我之境邊將捕送矣云而盛重追不上來其船一隻無去處終當知我國所敗也不必示之液前例埋置於漢江越邊為當傳曰蘇世讓成命雖已下當如大臣之議於兵水使差等罪之可也京畿觀察使當以世讓律同照不可失中還宮後政府全數及兵曹判書等捕倭論功時并議以啓倭頭埋置事依啓○傳曰舟楫倭奴之長技而非我國之所能項者倭船自黃海道遍歷三道不得已追逐於南方商船常常往來恐或有倭賊潛隱諸島橫遮劫奪故兵水使有時搜討不得不爾然亦危道倭奴奸謀不可測量若藏船海島中初示單弱之狀我國之人窮極追討被其所圍則必多敗死固守我境來者討之去者不追可也論各道觀察使及兵水使曰見倭則雖不可不追不須深入云何如並議于三公○臺諫啓前事且啓曰昨日啓事臺諫未時詣闕即宜書啓而中間遲滯日暮乃啓至閉門時以燭傳教至為

失矣請推色等旨及注書色等旨注書事依故餘皆不允○承旨蔡紹
權自義禁府來啓曰中林及望古多羅之招大略相同矣但中林則以
為唐人八名於豐川之食處尚在船中多羅則以為距乞食處十餘日
程置於大洋中絕島且以多羅之招質問中林則顏色即變雙淚自下
問其故則曰為海風所觸兩眼有疾故也非泣也一船一數及姓名則
吾飢渴困疲不能省云缸二鼎二之招二倭皆同今不面質者慮二倭
擊目有隱諱事故也○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兵曹
判書洪啟等議啓曰全羅道水使鄭允謙捕倭軍功依己巳年例為之
但觀壬戌年論兵節目水軍鮑作干中自願受縣布者臨此一段亦依
壬戌年例為之何如康津定屬人李頰為軍功一等以賤人類論賞則
已若以罪人欲用恩典則當自相上處之大抵罪人定屬者幸在南北
道若朝廷出今日允為罪人從軍自效云則可矣此則任意為之而有
所施恩則恐成後弊李頰事則斷在于上下後毋得如是必須出令
然後為之何如且蘇世讓及無兵水使之道觀察使遇變失機之罪庸
考律文無情法相當之律失誤軍事律則只杖一百矣請用此律而加
罷職事捧承傳何如公邊鎮將等令勿深入追討之意上教至當然

雖令邊將整齊兵船見賊必捕猶恐遲回退縮不盡心追討况以不必
深入之意論之則或不嚴備器物或有愛其身雖知不敗亦不追捕也
且倭人胤次與我國人符同多行汎濫之事至為不可禮曹之啓當矣
但胤次今方上來若欲發其所犯之事則當拘於詔獄而罪之遠人不
可如其待之佯若不知而不辨是非則彼當自知其罪且合大國之體
况所與符同者皆已受刑者聞其事則尤可自知矣傳曰軍功論賞事
皆依啓李頰事果如所啓必朝廷今之而後立功有效矣若關 宗社
之事則雖不令亦不可不為也李頰宜用恩典然必有後弊其依賤人
例賞之世讓等事依啓更照且不當深入搜討之言則非欲專不追討
也恐以單弱輕舉深入或被其辱也帝王當為萬全之計故云耳果如
所啓不必下諭胤次事亦依啓為之○傳于領議政南袞曰倭人招辭
云烏頭島乃本國之地朝鮮漂流船一隻八人騎持載餘布一百匹送
于大內殿矣早晚本國想必刷還矣待其來問之則可知為我等乃朝
貢人也今宜更問曰朝鮮漂流到泊在何時乎且我國人漂流之言雖
不可信亦不可不問下書于沿海各道問之何如雖實有漂流者邊將
不無匿不以聞之弊其問望古多羅曰中林稱名倭人被擄于此汝等

所爲之事盡言之爾亦直招問中林亦如是則意必直招也南袞回啓
曰上教果當初問中林曰與汝同船者邊將皆已捷獻汝不可諱也
中林即曰我當直招云我國漂流者依上教下諭問之爲當○丙子
承旨蔡紹權啓曰今日望古多羅等推問有違端而不服則刑訊何如
傳曰依啓○臺諫合同啓尹任沈義孫韓必等請依律定罪且啓李世
應等事憲府啓曰黃海京畿兩道倭賊累日逗遛劫掠商船等事大槩
相似而今身孫澍推考傳旨與蘇世讓推辭大相懸異請改奉傳旨臺
諫又啓曰蘇世讓事果異於兵水使矣然職帶兵水之任不可以公罪
照律而只罷職也請奪告身今見承傳京圻黃海江原等道監司若有
事變而措置失宜者當以此律照之三道監司兼兵水使之任而不能
措置防戍之事則萬戶僉使等誰能檢舉而武備之事付之何人乎此
乃事之大關者不可以此定法也傳曰尹任事以軍律爲重而啓之然
任非親戰而敗軍分防在他只措置失宜而致敗故已斟酌定罪不可
改也沈義孫韓必等罪非陷城殺將之比故已減死定罪亦不可改也
蘇世讓事議諸大臣以失誤軍事定律而又加罷職止此可也且三道
軍機事既與大臣議定遽即改之未穩孫澍推考傳旨改奉可也餘並

不允臺諫又啓尹任等事不從○以柳灌為黃海道觀察使○丁丑傳于政院曰望古多羅招云唐人置處距下陸乞食處十餘日程過四小島第五島必是黃海道地方今已經一朔其生存未可知也雖令尋得之不可還送中朝又不可留置本國處之甚難既知其難不使搜覓亦所未安其令本道邊將往尋與否其議于領議政南袞且倭等姑勿刑推平問可也南袞議啓曰倭人所言未可盡信借實有之棄置海島今已月餘矣無生存之理雖搜覓似乎無益然唐人棄置于我國之地虛實間既聞其言不可不搜覓 上教甚當令本道鎮將整齊舟楫搜覓于大青小青白翎等島後有無馳啓何如傳曰倭言不可盡信唐人棄置海島已月餘然幸有草食得生之理其遣宣傳官呂孟溫及漢倭通事各一人搜覓可也今監司被迤都事獨在都事若移文于鎮將後搜覓則事緩宣傳官與都事直至于下海處量定鎮將入送于海搜覓後其入海兵船隻數及日時令宣傳官馳報事速下書于黃海道都事可也○戊寅召政府堂上兵曹堂上詣闕傳曰軍政自有其律而軍機不可解弛臺諫初啓不可別立新法而予意則觀察使非如邊將故蘇世讓之罪只斷如是今更思之軍法雖嚴於大明律猶恐解弛况下

於此者乎當如臺諫所啓而不立他法隨其罪之輕重而罪之何如
且予即位以來今已十八年矣近陵則或有得拜矣遠陵則每因事
故不得往拜心甚未安 成宗朝二十年内再拜遠陵而予未得行此當
行於無事之時矣 大妃殿後月初還御則可謂無事之時也近有旱災
然京畿觀察使書狀内兩水道中焦穀復蘇今年農事雖不豐稔不至
於令失農且今倭變非為作賊而發令邊將日謹措置而已今年拜陵
不可不為且徵兵不必及遠道只徵忠清京畿近道可也植炬事若乘夜
而行則不可不為晏行而早入則可廢矣橋梁道路亦不必大張只令
通人馬可也此當於十月行之然今年則節早可於九月望時行之且近
日臺諫上疏有郊閱之事 成宗朝頻數行之故軍士不知其苦裹糧
亦易今則不行故軍士不知兵事矣東西山蒐獵或命將或親為之矣
然其所當先者拜陵也三公及兵曹堂上等啓曰軍政不可不振也如
此則不知國法而以謂弛其法也 上教甚當臺諫之啓亦宜然臣等
所啓者黃海江原京畿等道觀察使兼兵水使而他道則不兼矣但
觀察使與當任兵水使之責者不同臣等意不可以罪邊將之律加之
也且拜陵事常於 聖念不弛每下問之 即位之初百姓困廢故未

即行之近年亦因禾穀不登未果行焉今年旱災京畿爲甚又有霖雨
今月二十二日間觀農事形止不至於失農則爲之甚當且大閱事亦
可爲也今年則不可行也○已卯臺諫合司將尹任等事六啓不從○
庚辰臺諫合司將尹任等事六啓不從仍上劄曰人君三尺之押實是
公共之器持之必堅示民以信若乘勢而低昂循恩而輕重賞罰無章
民無定志國無類矣頃者忠清敗衄之羞實關有國朝野憤懣將士扼
腕雖 殿下赫示威斷亟示畫一之法猶懼衆心之不快卒伍之解體
顧乃從容遣官諉之審覈縣歷旬日尚未拿訊於王者威克之道已爲
稽悞况乎獄辭已具奏當已定而更欲曲貸以施恩私嗚呼人主信法
較如四時屈法循私雖大舜不得行之於瞽瞍 殿下反欲以 祖宗
公共之器爲肺腑循私之用耶孝武漢家中主猶且能斷姊子之軍法
涕泣而誅之安有以 殿下聖明而割恩正法之美反愧於斯耶尹任
身受隆寄隄備策應固所當盡倭寇之來朝廷下諭無日不至而平時
備禦旣莫知猷爲倉卒分部亦不識所擇師行無紀進退惟意全船見
屠之狀言之可慘旣不知節度致有此敗比聞軍敗又束手無救據罪
按律則罪重而律輕自 殿下踐祚主帥之爲其下失備而置律者未

可遷數在尹任一身獨靳用律此實中外之所未解也沈義孫韓必雖
市井無賴既受主將指授當以死禦敵一見小虜身先退比無辜橫罹
之禍專由此二豎使尹任少知為將之體當竿此二豎之首以揚兵氣
以慰無辜之冤可也今縱不能朝廷已具此二豎于大辟斷不可銖兩
移也伏願 殿下勿徇偏繫之私斷以大義舉正軍法傳曰今見劄子
重其軍律之言當矣初不拿訊者漂來空船不知何船也遣使問之則
尹任在他島分防矣雖不用私恩所犯止此何可加以重律乎沈義孫
韓必等律亦不可加也○辛巳御朝講○召三公下臺諫劄子而傳
曰今此倭賊橫行三道朝廷上下孰不痛心忠清敗軍之事以軍法律
之則邊將難免其罪但尹任之事觀其推案則分防他處只不能措置
故悉其情法輕重而罪之今臺諫上劄子侍從亦論啓然曾已拔贖今
又決罪似難何以處之且沈義孫韓必非如陸地敗軍之例觀其情則
軍人畏劫投水倭寇以搶刺中致敗故已減其死流配遠地矣今若必
欲加論絕島安置何如臺諫亦請拿推黃海道京畿僉使萬戶等此固
當從之但邊將不可一時拿致也何以處之三公議啓曰尹任前受之
罪亦非輕也但臺諫合司請以依律者所以邊將失宜則例以軍律治

之臺諫必以爲任之罪異於他人而啓之也邊將失宜則依律受罪自
前皆然非獨任也杖贖事已受 上息也沈義孫等非尹任例也但將
帥臨鎮處之則即依軍律此乃朝廷所推之事也不必以軍律用之也
臣等不知此何如也然人君好生之德大矣已決杖罪之者不可改律
也與尹任無輕重治罪則亦不可也如絕島安置則過重矣九軍士罪
之以充軍例也義孫等分配之所非防禦緊急之處也當於防禦最緊
荒遠之地改分配乃可也黃海道初以監司推之監司亦已受罪
所在又不知所爲致此也但黃海道初以監司推之監司亦已受罪
矣如他道人已受罪適之者多矣京畿僉使萬戶等亦當依其例拿來
推問定罪可也傳曰依啓○臺諫合司啓曰好生之道帝王之美德
臣等非不知之然關於大事者則不可以好生之德撓之也唐虞之
時好生之德非不足也然五刑之屬亦有大辟焉沈義孫韓必雖微賤
者事關於國家存亡不可容貸軍法不嚴則誰肯輕生戰死哉詮聞大
臣議其減死臣等未知其意也傳曰若臨時即示軍法則已矣今則推考
決罪杖一百充軍矣但配所似便故改配于遠道防禦緊急處矣臺諫又
四啓不從○承旨金希壽啓曰經筵時臺諫所啓林世茂徐厚李億孫

事何以為之傳曰皆適之○御書講○壬午臺諫合司將沈義孫韓必
事四啓又啓李世應等事皆不從又啓曰今聞以金碗為工曹察判碗
前為慶尚道觀察使時以多病呈辭 命適工曹雖若無事之地然不
合於事體請適不允○充軍尹任于京畿花梁○以金碗為工曹察判
趙玉岷為京畿觀察使尹仁鏡為承政院右副承旨蘇世良為同副
承旨閔壽千為弘文館直提學曹漢弼為司諫院司諫表憑為議政府
舍人金璠為侍講院文學○癸未臺諫合司將沈義孫韓必等事四啓
仍上劄曰春而生秋而殺天之道也仁以育義以刑王之道也王者制
治徒知仁育而不知義刑則非所以法天之道矣今者沈義孫韓必敗
軍之罪按律當死而 殿下特命賞之此臣等所未解也夫兵死地也
不有所畏誰肯冒矢石嬰死亡哉自古人君必嚴軍律使之知畏其為慮
豈不深且遠哉若罪止一身情有可恕在好生之德容或貸之如義孫等
事關國家情不可恕安可用姑息之私恩以廢常刑而使千萬人解體國
勢委靡之漸實在此舉豈不殆哉此雖云鬻取之徒既受將之命領衆
赴敵而望風先遁敗悞國事又焉可諉諸人微而不用軍法哉禹泣
罪人而不赦者以其法之不可撓也伏願 殿下體天之道施刑於可

刑之人勿以煦煦為仁修明軍政式競武略使邊圉無警國成永寧又
啓李世應等事皆不見○甲申 御朝講參贊官金克愷曰沈義孫等
敗北之事非徒關於軍卒之死亡大關於國家我國三面受敵今雖治
平不可謂無邊患平安咸鏡等道則邊患不久必生朝野皆懼今不依
律則誰為國家出死力赴戰哉若敗事之後其何能及救乎同知事金
克愷曰臺諫所啓軍政解弛之言當矣義孫等事主將其於敗軍之後
當即典刑自上好生之德則然矣然此人等初不當減之而啓覆時
觀其情減則減之不減則不減之可矣照律入啓而即令減之至為失
矣領事李惟清曰臺諫所啓者欲其自初覆至于再三屢議其罪而罪
之也然此則已決杖移配遠方今不可改也○臺諫合司將沈義孫韓
必事六啓不從又啓李世應等事皆不從○乙酉臺諫合司將沈義孫
韓必等事三啓又啓李世應等事傳曰見義孫等招辭則即令鎮撫金
克愷等以救援船送之之事馳報主將云金克漢則云戍時戰畢初更
馳報其間遲速未可知之但一罪不可不窮閱而決之其令禁府發遣
羅將拿來金克漢等推問可也拿推之間臺諫等當退而待命可也成
璪可適李亨臣堂上加改正陞叙實職可也餘皆不見○丙戌 御書

講侍讀官沈思順臨文曰成均館博士金貂詆佛上疏王怒欲殺之而無名左代言李詹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今貂斥之是破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何患無辭王然之詹亦以斯文之士非不知異端之為吾道害也而反欲加罪於正論之士當是時上有崇佛之君俗尚成於下故詹敢為是言人君好尚不可不審鄭擢亦以兵曹佐郎上疏力言金貂之是天理人心未嘗泯滅此亦可見特進官韓亨允曰前朝太祖以得國為佛氏之力是以上下崇奉用成習俗李詹以壯元及第稱一時文士終為達官至號雙梅堂然而未免習俗所污奉佛愈篤是故一時名重之士亦皆惑信前朝成宗亦賢主也其於信佛一事猶未脫焉以李詹之言准之今時則可愧之甚也必有極論之者當是時鄭擢鄭夢周上疏論異論之非取金貂而不攻李詹之言之失以其狃於國俗之崇奉而好尚有定也是以李播乃一代文士而為東方理學之祖入中朝亦得以展其所學然其所制之書乃曰佛者大聖人其惑信之意亦可想矣此無他在上者先定所尚而致然也今者佛老道衰上下無有崇奉之意然自古及今彼盛則此衰此盛則彼衰相為消長其始萌之時所以塞之止之之方不可不審○臺諫啓前事不從○丁亥

大提學李符啓曰經史則印頒矣近來文章家事甚疎文莫若韓柳詩
莫若李杜蘇黃請令校書館多印且令通事買來何如傳曰依啓○臺
諫啓前事憲府啓曰晉州人尹無敵以其父處聘為牧使李元幹濫刑
而死其檢屍及推問事皆為不公累次呈狀于本府今聞處聘濫刑致
死的實不可使元幹在職而推之請罷而推之傳曰李元幹其人物可
用然殺人重事可罷而推之餘皆不見○戊子 上問安于 大妃殿
○臺諫啓前事不見○忠清道水使黃琛狀啓鮑作干崔仍松等以釣
魚入加外德島有八人敗船在島即載船出來臣今自手書天進呈則
云大唐國寧彼府定海縣龍頭場加益丁皇帝要三斤夜抄四及缺柴煎
益煙戶柴船出海山斫柴嘉靖二年六月廿八日烏夜風潮不測小船吹
出在山破十箇人八箇人得命云故臣未辨唐倭以推問事發向林川
舒川等官下黃琛書狀于政院仍傳曰觀其書辭似是唐人然唐人倭
人雖未辨而遣宣傳官李秀泰漢學通事一人直到其人等出來處率
來倭通事則忠清道本在不須下送率來時待之優厚使之不傷且嚴
押軍以示軍威可也秀泰等往問于其人等曰幾人出來而幾人來此

幾人在何處乎若云某某在某處則即生擒馳啓若已死則其骸骨出陸而後狀啓事下書于水使處可也政院議啓曰近因倭變屢遣宣傳官驛路疲弊若有緩急甚於此者將何以哉今此出來人唐倭時未辨然以鮑作人之力猶能載船而來已出陸路水使今已起送矣若軍機重事則驛路雖疲不可計也此則事不甚緊只遣漢學通事而率來何如傳曰通事非如宣傳官必聽水使指揮恐未得登時上來也水使必定押領守令上送則農時亦不無其弊令宣傳官毋為馳突使驛路疲弊也且鮑作人等初得相遇不為劫縮載船而來不無其功軍功等第磨鍊啓事亦并下書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己丑臺諫啓前事不允○以柳潤德為司憲府掌令魚泳濬為議政府檢詳○親宴日本國使臣于勤政殿○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判中樞府事高荊山工曹判書安潤德兵曹判書洪淑漢城府判尹韓亨允左叅贊李荇刑曹判書曹繼商禮曹判書尹殷輔議啓曰日本國王為對馬島連年遣使請待之如舊例其言曰盛順不忠於貴國故減舊例宜矣盛長為貴國殺盛順當優舊例以此為辭強請不已然盛順存亡不關於我國利害之意前年已語之今亦以此更說使勿復言但其所言一切不從則彼必缺望依前年例別賜米豆及雜物內量減數目而

給之稍慰其心仍語之曰壬申年約條堅如金石不可更變對馬島亦
須堅守此約和好可久也若一搖動則復何所保今於馬島有別賜之
物此亦重違國王之意而然也令宣慰使從容開說以觀其意何如○
兵曹判書洪淑以定虜衛別侍衛甲士元額數書啓曰今者大典元額
外加設之數多於元額合於軍籍改磨鍊時因定其數乎額外之事何
以為之該曹不敢擅便故取啓與大臣議定何如傳于三公曰其議甚
當凡物當量減以從其請可也且兵曹判書所啓之事亦須議啓三公
議啓曰定虜衛本無而今有一千五百之數故保人不足矣臣等之意
以為雖無大典之法額外之數當定格外正兵今方軍籍時不可不整
齊矣洪淑曰今方軍籍時元額之外皆當取才而除之則軍籍亦整齊
矣傳曰今方軍籍之時額外之數若取才而除之則於軍籍甚好矣但
六千餘名一朝取才而除之慮致騷擾自今在喪有故之人兵曹不充
差則自然至於額數也且定虜衛別侍衛等皆軍士也精兵雖在額外
不好也○臺諫啟前事不允○癸巳臺諫啟前事又啓曰咸鏡道點馬
李長吉所行不美東西班授職已為不可况點馬重任不可遣也各官
守令亦必輕易待之是辱命也且各道災傷敬差官擇可當人並御史

結銜下送何如傳曰李長吉雖有物論已為東西班職况北道點馬當遣武臣不可改也災傷敬差官事如啓餘並不允○南衮議今此唐人等漂到海島艱難得活欲優待解送上意至當然虜中走回者均是中國之人待之之禮似難加減今司譯院新造不至湫陋館接于此亦可但此丘三等生長江南其衣食必豐厚性且畏寒與江北之人頓殊其例賜衣服及供饋之物宜異於常典令該司時時監檢使忘流離之苦幸甚至於取招之時禮曹堂上承文院提調義禁府堂上各一員會于司譯院問之似便李惟清議前此被擄逃來唐人止舍於司譯院例也司譯院隘陋上來唐人許接於大平館頭目房館待諸事從優施行何如漂來根因推問時則大臣一人與禮曹堂上承文院提調坐禮曹同議問之禁府堂上則此非推鞠之時不必參焉權鈞議今此唐人待之當以別例大平館頭目房許處不妨其漂流根因則令禮曹堂上承文院提調坐禮曹問之何如傳曰依領相議可也○甲午忠清道鮑作人所獲唐人回名八來傳于政院曰唐人言煮鹽為業斫柴海中因漂而來且倭人招辭云置唐人於海島寧波府定海縣人必無漂來之理全羅道啓本云唐入衣倭衣且無船必是乘倭船回來而諱之也唐人等安

知我國得倭倭而囚之乎初以原情問之其後平問窮詰漂來根因可也其以此意言于南袞且今日內推問乎并問之袞啓曰推問唐人節次上教至當但今日已受誓戒明日致齋今當大祀而推之似不當待休風波之苦初一日行祭後推之似便傳曰依啓○臺諫啓前事不見憲府啓曰日本國王使臣處公貿易繇布一千九百餘同及賜給綿布並計幾二千同矣非獨今時每假托對馬島事連年出來國家苟順其情則坐受其弊必至虛弱終不可支况貿易之物皆非切用而二千餘同繇布非一朝一夕可備此事正如歲幣未流難救不可不預料防微傳曰日本國使臣公貿易及賜與之物太煩終難支救予意亦然故議于大臣則不得已雖一年尚不能况支年年出來則果如臺官之言其更議之仍命于議政府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一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各款開列如左

(B)
732.55
4724
[v.11]
no.24
0194226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24